

寄龕甲志



寄龕禪著
第四種

宛委山民手署



甲志四卷 乙志四卷

丙志四卷

光緒甲午六月開雕

乙未七月工竣



人生天地閒皆寄尔僕少經時難世業凋零非馬南船
半生道長所至得斗室如龕劣足容衲唯與楮墨爲緣
取適己志匪云著述今年五月歸自日下黻淡上墓徧
埽先壠兼料量家事忽忽入夏不敢出與炎官爭路數
關無俚乃追憶聞見筆之于牘遂得四卷是謂寄龕甲
志泡景未滅猶將賡而續之權輿榦首用洪氏夷堅例
也書成三伏中慵得卽書初不詮次旣無意爲文非不
自慚類醜猥以蠹筦所及強半足資懲勸過而存之六
谷之大渺茲一蝨耳而日之所與幾何說部如海著一
寄龕甲志

自敘

一

敘塵可乎光緒戊寅秋至日書于會稽小皋部

自述
出書
志

知
事
手
大

天

世

木之壽者松柏也。傳余北游所經多見古柏。松則近植亦少。嘗登泰山觀秦封五大夫爲今人所補種。高及肩才三本。五大夫是秦爵。然前人引用多言五株。松由來已久。知補種必取盈五數。其二株或植而又枯。謂土性不宜。松不應古。今大異。比檢沈存中膠溪筆談記延州以石油作墨。云齊魯間松林已盡。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然則北地少松。宋時已然。至淇園之竹。今衛輝府屬亦罕見。懷慶始有之。豈以漢武帝時用代薪

寄龕甲志

卷一

一

柴爲樾。塞瓠子決河。又東漢寇恂伐以爲矢。數百萬。一再芟薙。至亾遺種。邪是知凡物苟有取材。雖茂木如松。會有盡時。宿根盡去。卽易植。如竹歷久而難復。其舊存中又僂汝南多大風。或云自城北風穴中。出時有汝艸風。許艸蔥之諺。余客汝久。三五日必有疾風。蓋地高多山。使然。所謂風穴。土人指山椒。皆并以寔之。灌莽叢生。絕無風曲之蹟。無其寔。而冒其名。雖流傳。眾口庸人信之。識者哂之。

楊梅櫻桃皆山陰佳果。楊梅北地所無。櫻桃則習聞都

下有之戊辰初至京師遇夏至命僕金桂買以度節實
小而無蒂吾鄉謂之郁李王厚齋急就篇注所云棣棠
棣俗呼爲山櫻桃者也九序其誤堅僂往來京中二十
年此外未見別有所謂櫻桃者已而從友人飲酒家所
薦寔烏舍佳品若輩粗材其未識之也可諒其自以爲
是也可惡也

唐人及第有櫻桃宴瑛盤蔗脰類侈陳其事知唐東西
京皆有之今洛陽櫻桃溝爲春遊勝地居人言花時如
一日香雪不及一賞以爲憾汝州官署有白櫻桃二株

寄龕甲志

卷一

二

蒂差短實正圓如指頂大甘于崖蜜絕似珊瑚作孩兒
面色聿端己詩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不
啻先我言之矣

韓昌黎姪以紫鑛輕粉朱紅治牡丹根花發具白紅黃
綠色每朵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攤藍關馬不前十四
字世傳仙蹟今唐花亦能以人工促使非時開放特花
後其本易萎猶人之躁進而蚤達者往往不壽晉後隋
前人物多此類矣又如墨涂玉簪花根則花黑以小刀
子剗白鳳仙莖納彩色則花開成五彩艸木無知尙移

于所染是故人不可不慎所習

江甯張養齋

名頤麟戊午副貢

與余同在汝州幕言道光三十

年藩署枯木忽一枝重秀開白花六曲叢生主人至續
圖勒石以張之謂之瓊花未幾陷于洪逆者十餘年是
謂艸木之祿每見前代末世侈陳瑞物半由貢諛者野
鳥爲鸞然其中未必無此類也可爲浩歎

韓孟城南聯句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渙隱叢話據
許彥周說云是甘棗瓜婁余疑紅皺當是梔茄北人嗜
之竹籬葦舍餘望皆是色正赤爛熳照眼棗色淡紫恐
寄龕甲志 卷一
三
未足當之乃若詩之佳處則指在旨蓄禦冬得風人之
遺仿佛邠風七月耐人尋味正無庸瑣屑破訂儀豪失
牆爲也

先大夫爲大父義烏公築寄嘯廬于庭際手植綠萼梅
一樹侶以羅漢松壽星竹厲歲寒三友意義烏公之粹
也松竹丛枯梅猶感敷榮本如游龍犬矯至簷際乃分
爲千百枝交橫若織其蔭滿庭廬之上爲望霞樓凭樓
看花光搖銀海其香沁骨先大夫極所鍾愛伯父奉直
公之粹植其一枝至庚申夏又一枝枯及樹之半先大

夫曰是爲吾也其秋竟棄養卻後一年郡城陷寇宅以
坵郭一炬焦土萼綠仙人遂歸閻苑寒門于是乎癡故
家喬木古今同慨豈惟吾宗至于風木之悲終身銜卹
每一追惟明發不寐志之以諭後人亦以見嘉樹之榮
悴固有與主人同性命者

禮部壽艸久成木本余五上春官慙未及訪之汝州南
禪寺葛則嘗盤桓其下居然喬木初坵柏樹以生柏枯
而葛自樹立余爲作書葛一首洵耳目所罕觀也范致
能桂海虞衡志併容梧道中蒿大可作屋柱小者亦中

寄龕甲志

卷一

四

肩輿之杠始以地無霜雪年深滋長而然岐周感時有
蒿宮以蒿爲柱見大戴禮猶信

思州府青溪山竹每十二月土人縱火焚山至春筍生
味甘美與佗竹所生者異謂之火燒筍見貴州通志古
有火耨之法可以肥瘠土功與糞溉等然田事耨畢下
種使地悉熱種易生又糞裨之屬陳根盡死不侵地力
故嘉穀益繁筍則竹根行鞭故在土中一經火烈當成
焦土何以仍能發生反益甘美則知斯調火州木皮爲
火浣布非妄語也裴松之三國志注云文帝以爲火性
酷烈無舍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

然明帝刻石以示來世至景初三年二月
西域獻火浣布乃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會稽竹箭東
南之美山僧出新意竅貓頭初露杷去土皮畱筍不勵
但剝節空其中齧切豬羊肉和五味實之團以煉炭候
筍肉俱熟登盤佐酒極甘芳然自是方數尺地終不復
出筍山中人有請爲余設者爲其害于生機峻拒之儻
得青溪山竹種非惟無損生殖抑且轉助蕃滋則雖享
殊珍可以不至暴殄矣大晉書

汝州食品有猴兒頭名以形似出伊陽山中香味尤勝
伊陽合繆少初尊聯嘗以餉余云是楓樹菌有牝牡得

寄龕甲志

卷一

五

其一 覓左近必有耦之者高澹人扈從西行日錄云有
銀盤猴頭皆菌屬味亦香美是五臺亦產之香和
熏香多能損人使妖折麝臍尤甚至能墮胎非惟于人
爲然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騎香炷數里逆人鼻是
年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一帶不獲可畏哉

從弟愼農以故居燬于燹賃寶祐橋周氏宅居之庭中
古藤根巨如斗數百年物也周言其大父時有傭人所
其根見大莉川三字作八分書若刻成而填以粉者傭
旋暴死其後或以金刃擬之必病愼農惡其蔓延害屋

議去之家人懇崇多力阻者余謂崇不足言獨愛其陰
森古秀可伴幽獨正未忍芟除耳未幾漸爲臧獲所毀
傷生意僅存余每過之輒爲悵惘令宅又轉售他族未
知能還舊觀不也

物之以小制大者汝州有鳥小于鳩汝人呼爲刺

去聲撥

咤狀其鳴聲也亦名鐵翅膀鷹隼之屬皆畏之聞其鳴
輒避去不敢近性擊豪彊而不陵弱所集之樹黃口極
多賴其甚以違鷲鳥之害也月令鷦始鳴楊升庵謂是
伯勞俗呼鳳凰阜隸百鳥畏之滇中名鐵鸚哥又名榨

寄龕甲志

卷一

六

油郎始卽此鳥羽族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百鳥畏之
宜矣何至畏及其阜隸無怪乎鄉民之畏官役也然阜
隸猶知擊豪彊而不陵弱此其所以爲鳳凰歟

有以行樹

俗謂之馬樹

敏汝州牧署求售者櫛野鬣頂上綠

茸聯綴而成金翠映日有光殊可觀計成此當繁野鬣

千計千狐之腋不足道也然人知其柔脆易敝以故索

直僅十金猶無過問者晉武帝所焚雉頭裘疑亦此類

特以雉爲之稍別耳

石頭記有冕屨裘當是此物特不見他書未知其有無所本抑當時

寔亦有此得

之目擊歟 先大夫曾見葉副使塋有被材一事嘗舉

以詛不肖曰是本棄物所費者人工而已遇好奇者亦
可以求善賈宜若可爲然適于觀而不適于用猶之庶
子春華不可與杜陵稷禹同年而語治世所勿取也真
格言矣

貴陽養龍坑幽龍馬土人立柳坑畔擇牝馬之貞者繫
之雲霧晦冥時有物蜿蜒其上與馬接蓋龍云俟天霽
視近馬有龍爪痕則其馬必產龍駒明洪武中夏明昇
曾得之以獻漢時大宛龍馬疑卽此種大抵龍馬分應
乾坤用極天地炁類相感物理之常余前在漢陽觀西

寄龍甲志

卷一

七

人走馬

關地廣數里旁施闌楯謂之跑馬場初于上海

凡通商馬頭皆有之

後人各急裝據鞍固馳以

先後爲勝負一馬白質黑章肘閒正作龍鱗紋又疑瑞

常以萬金賭
應圖所謂身有鱗而不生毛亦此類言之過耳然此馬
竟未擅場蓋徒有其表者抑彼人未盡控御之伎雖有
龍馬不解騎邪

順天府署車夫楮二言曾在口外客店當槽晡時有單
騎到店索白酒二十斤飲過半以其餘傾瓦盆中并索
豬脂十斤攪切之沃以沸湯舉食所乘馬恩恩訖事超
乘去

按叔苴子云馬食脂油則病此馬亦性質之異者矣

頗怪之越三日有邏騎

踵至物色是人始知其爲劇盜其地離古北口可四百里卒自言幽關時與是人相去不過半日閒是人以三時許兼行三日程矣度不可追乃返追憶其馬初無佗異惟四蹏皆肉不著蹄鐵來去杳不聞蹏聲耳余謂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見太平寰宇記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見三國志裴注引曹瞞傳雖一例畱名得主不得主已難同日而語此馬縱不能爲姚家青獅子梅淵詩話云姚興畜一馬名青獅子時取斗酒投大盈與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紹興丁亥金亮入寇尉子橋之戰竟與馬同沒于陳何不幸落艸竊手在茲駿足也

寄龕甲志

卷一

八

越中靈鰻井夫人而知之四明乾道圖經載阿育王山奉化縣境鰻井謂之醒井東晉已著靈異二大鰻乃護塢

神其一有金綫自腦達尾其一每見光耀折花引之則雙紅蟹或一鰻前導而曲余嘗遊密雲白龍潭邑人言龍嗜佳茗有投之者當有細鱗兩兩曲游水面最後額有白點者龍神也恨未見之

汝州湯泉唐武后所開泉源作大井激激見底泉迸而上如茶在鎗作蟹眼其熱可以燻豬羊胡身之通鑑注云可以熟米不妄也井上有亭覆之旁引爲三池浴者

必先一夕蓄水而壑其源次旦則溫否則大熱欲灼膚

環其邨細流皆有餘暎中有兩小井大如洗頭盆乃極

寒余爲湯泉詩有云譬如演四象少衞伏老易理或然

歟惠州佛迹院湯泉亦有二泉東熱而西寒亭中水滂

處碧落昔蒼翠可愛滂流多徑寸之魚水經注漆水

泉以腥物投之俄頃即熟其中時有細魚游之不爲灼

也又劉世馨薈谷粵屑云豐順城外湯池七所沸如湯

乃有小魚此魚畜之涼水即外足徵南嶽火鼠亦信有

游流其中三國志注引神異經南嶽火山中有鼠重百斤毛長

之二尺餘可作布居火中色洞赤幽外色白以水沃之

即泉左爲湯王廟州志載任楓湯王廟碑按楓州人碑

文有始至汝

寄龕甲志

卷一

九

州及以勸農稅駕啞峒之野語此文當是州官所作特楓書之余志誤屬楓以爲湯神之譌

此正不必然即取銘盤曰新義祀湯亦無不可

湯王廟碑引及數事以證流俗沿襲之繆有云城南堯

王廟問爲陶埴者之所祖則誠妄矣按說文陶再成土

也从自匍聲陶土有堯城堯所嘗居故堯號陶唐氏匍

瓦器也从缶包省聲本二字以陶爲匍承用既久妄人

遂牽合之神農作陶治見汲冢周書昆吾作陶見尸子

黃帝有陶正見玉海舜始作陶見一切經音義引三蒼

雖諸說不同字可作陶寔未聞放勳之爲作瓦家也至

以王儻堯則更爲千古奇聞不值一紙又云許郊之間以薄姬爲始箕之師溱洧之鄉以子產爲司孕之府此與鄴中西門豹祠神像後凹豹尾春陵象祠墜一象鼻輪囷足爲笑枋杜十姨區區須更不足論矣

冰梨爲汝州佳果顆不甚巨而核極小碧色礪而皮相疑爲粗材削見嫩膚正如新剝綠葡萄

此謂京師牛奶葡萄膚凝可剝

也浹甘而膩又極爽到口消釋如嚼冰雪故曰冰梨美諡不溷得也杜生文清者嘗從余問字夏日邀過所居武巡店回環十里皆冰梨樹綠陰彌望欲翳天日余極愛之爲之流連不能去文清言其地曾有風異時正午忽晦冥如昏夜拔合哀梨樹數十百株有倒植十餘里外者蹊閒有巨跡正圓如斛不知是何怪物也

汝陽多業紙礪者朱氏有礪坊曰合威製最佳尤獲利積貲至巨萬院中榆樹子忽結莢長尺餘絕似小刀子朱以爲瑞召優伶置酒高會以慶之州署幕客有與其會親見之者已而中夜有傭刃其同宿者外按諭于主人無與已大有所費未幾遺火硝磺中焚歿傭作七人七人者家屬訟朱律無抵法然判給齋葬及官司費不

貲家業蕩然矣故曰物反常爲祿又曰國家將亡必有
祿饗二事皆在余未至汝州數年前

奉化舒笑嶠丈

名亨熙道光壬辰舉人甲辰大挑一等分發河南時方牧汝州余遊中州所主

也言道光己酉宰登封后涼

在嵩山之麓唐武后嘗遊幸賦詩有后涼詩及序摩

崖后刻解稷書也

水中有影若過兵馬者三日其後疊遭兵燹

是其應矣按晉書符堅載記堅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

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大舉入寇而止遂有

泐水之敗南史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

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唐陸勳集異志大厯

寄龕甲志

卷一

七

末溪州東鹿縣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

在水中皆此類也吾郡又雲門米市爲東西大道自省

垣至甯波驛站所必經咸豐戊午己未閒居民往往夜

聞人馬行聲開戶視之闕無所見至辛酉亦陷賊年餘

民居焚燬略盡斯之謂變異

越郡之戒嚴也知府事者爲長白午橋太守

懷清

嘗夜

巡至馬梧橋仿佛有童子伸二指指馬首馬大作噓脚

躡不前痛鞭之仍不進擊以火器噴然不震遂回馬避

之次日卽移疾去官廖太守

宗元

繼之致有民勇內訌

之變郡城遂不守難作于辛酉九月二十五日又四日而城陷人事乎亦天意也

城陷之明年包立身起包邨熾賊以萬計于是四鄉義民皆相約謀恢復前山陰冷耀采莊公以勁義勇駐吳

融邨郡東北鄉義民集者亾慮數萬從之攻克皋部鎮

賊多賊酋陸順德偽號來王彩千歲踞箬簣山望見之震思盡

以其醜類奔蕭山檄踞城賊周文嘉偽號綾天義棄城爲之

殿周故木匠眇一目最悍寔與賊目孟文悅同陷越城

者孟燮于包邨周獨踞越不肖去王申甫副使惟圻以

寄龕甲志

卷一

七

西兵集城下然泮礮屢摧城垣周夂拒月餘乃遁夷將

勒伯勒東先以礮炸裂夂西郭買忒勒德克裨繼之始

克莊公名鳳威□□人

包立身者包邨人以采樵爲業多力能擔三百斤然佗

無所知庸夫也忽自僱入陡子岩遇仙人嘗語邨人將

有大劫語多不經城陷無識者多信之相率避難其地

地勢高陵惟一道可入所集又多獵戶習火器往往百

步外命中取飛鳥以故能多燬賊賊之悍者率夂于是

賊中至以遇包祿爲誓賊僱官兵及義民皆曰祿也其

後有點者甚之圍而不攻劓絕其水源遂不能支包以數百人潰圍出熾焉邨遂陷邨人及避地往者無噍類賊亦夷傷過半郡城克復之機寔自包邨始初賊以大江南北什九爲所有彈丸梗于中不容不以全力注之每越境調劇賊助環攻至輒被劓于東南大局不爲無補乃其文檄則自僞會稽東南鄉義士第署甲子不用本朝年號其言尤多繆妄幸而以之拒賊與賊同盡譬猶烏附之攻疾疾去而毒亦盡尔余師曹文孺夫子嘗入其邨越旬月知其不可恃閒道自拔過余所厲吳融寄龕甲志

卷一

三

邨爲余言包邨無所謂軍律惟勸人持齋誦佛號焚紙錢以籠絡鄉愚殺賊則勒避地者贖錢爲犒犯律則聽所爲非惟無刑罰可加亦不知申約束施禁令固早決其必敗也

朱阿二者山陰縣庫吏也降賊受僞職陸順德之奔蕭山朱叩馬畱之極言烏合之眾少持之必瓦解陸已膽落不之聽事大定朱知不爲鄉郡所容以從賊時擄掠致富因挾所有赴部入貲以道員待銓旋爲同鄉官所發伏誅都市

會稽縣役丁阿齊者故市井亾賴前令某極信任之諸
不法事無不爲官軍規復郡城以撫院行轅隔絕某仍
攝縣事希遣失守罪募勇爲隨同克復地俾丁領之所
至婪索供張不厭輒縱掠劇于寇盜有赴誦者某輒罪
之莫敢言山陰合宣卿祕公雲書諗丁惡痛疾之非所
轄無如之何也會某以前罪褫職祕公兼領會稽乃捕
得掠治數千兩骸骨盡見不舛其黨夤緣爲請于太守
楊公叔擇將釋之于是沈墨疇丈在府幕昌言其橫暴
狀遂以軍法處決刃至三十餘始殊皆以爲丁罪惡如

寄龕甲志

卷一

十四

山身首異處未足蔽辜宜其臨外十倍受楚毒云

陶宗儀輟耕錄云入宅或遷居者鄰里治具過主人飲
謂之暎屋或曰暎房此古者洽比之誼蓋善俗也越俗
新婚戚友畢集飲酣則就青廬圍坐恣笑謔或移席轟
飲亦謂之暎房甚至惡作劇有匪彝所思者其名同而
反成惡俗矣抱朴子曰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眾之中
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曷瀆不可忍論觀

此而知古今惡習誠有如此一轍者餘姚黃硯芳

名維翰黎

洲嬌喬蔚亭舍人炳屋子言縣城武勝門外有農家暎
父子同登庚午科鄉榜

房客俯按新婦足捫搯及其股婦慚且怒蹙而中其鼻
趾曲不止以舛舛者家訟之縣令惺初陶公雲升循吏
也得其情置弗問喚房之風庾幾少戢矣乎

越中嫁女必厚其資妝不幸女邂逅邁疾舛母族則聚
眾蹂躪之爭厚媿婪索齋奠或盡遷其賄故婚媾爲寇
者往往而有其始始曲于鄉曲愚無知之徒至侵尋成
爲風俗雖世族在所不免可歎也郡城陳氏女適梁湖
上虞縣地王姓者女以疾舛其兄幕遊于外二嫂盡率其男

女傭十餘人往甘心焉是日鄰家遺火延燒及陳居內

寄龕甲志

卷一

五

室爲樓者七楹並成灰燼服御珍玩無才遺其歸也餘
爛猶未熄也火起在日中使家之人不盡曲百指同力
可撲滅也卽不然亦足以曲其財物萬不至盡于一炬
回祿之作適與相值當是天厭惡俗特示罰于陳以儆
其餘尔

晉干寶搜神記載婦人寄載自僦天使燒東海糜竺家
唐李玖纂異記載文殊院幢燈僦西明夫人皆見女人
身蓋易象離爲火又爲中女故也舒丈笑嚙言祖居聚
族百餘家皆隱賑道光中火大作旬日間遭回祿者七

連雲甲第半成焦土最後或見邨童蕪編管趨籬落得
而譙訶之則曰有紅衣綠裳女子教之前此之灾皆所
爲也語未竟童見前女子戟手詈其洩眾因介童求免
焉女拊之索僕具甚奢如言禳之乃止此疑別有祲物
爲厲未必祝融示見若許鶴沙續會滇行紀程記沅州
火神祀凌霄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遣火鷄銜火置茅屋
上兩翅扇風發火居民屢見之是則以祲妄專據一方
血倉山川社稷豈無典祀大神何弗爲之毆除以莒部
屋卵

寄龕甲志

卷一

六

鳳姑者以鸞鷗片煙爲業居昌安門外之芝鳳橋與余
故居樂安壙隔一水迤南不及半里一夕火作一家七
人同盡余年已十餘望見之業此者越人謂之開煙盤
大率置聯榻多設煙具以便游手無籍之徒燈火青熒
往往達旦是夕就鳳吸煙者類有人促之出云將闔戶
遂撤去時甫交二鼓或意其家有佗務須避人亦未爲
淡訝也未幾而火作疑有鬼神寔使之矣先是一年除
夕其家團坐分歲越中以錢歲聚飲爲分歲屋故臨街或闕見坐者
杜鎮鐺鎖足疑有人潛施絆博一笑則不應漫無所覺

且歲除皆欲吉利更必無作此虐謔者比飲散嗣之亦不聞有化至是始悟焚後比鄰連夕聞叩關乞油聲或開戶灑之次日審視地上亦絕無油漬相傳於火者鬼常苦灼得油則解然則慘死而猶未免苦趣矣余嘗謂鴉片之害甚于洪水猛獸然尋常傭販未必能人人置煙具而溺之自有開煙盤者則囊中少有餘貲即可就之吸食其嘗試之初食力者皆覺筋力稍稍壯健抑且蕪朋談笑饒有樂趣一涉其境什九流連忘反久之成痼則必廢時失業入于下流不爲竊盜則必溝壑論其罪亦甚于囊家之局賭蓋好賭者當其水盡山窮苟能翻然悔悟尚可痛戒而絕之溺于鴉片則痼而成蠱必死而後已也鳳之罹此酷或亦天譴特偶一見之終不足爲誠而業此者日益多溺此者日益眾吾不知其伊于胡底矣

越人信鬼病則以爲祟于鬼宜送客送客以人定一人奉米筵盛酒食一人擦紙然火導之大門外焚楮錢已送者卽其處餒焉謂之摸螺螄則不解其所由來又何所取義也皋坪邨人孫忠嘗傭于小皋部秦氏爲之送

客與其侶摸螺螄各盡一椀酒再斟卽不復得因食飯已而視壺中固未罄也復飲則化爲豚稠黏而酸不可沾脣矣舒丈笑嶠亦言少時讀書山寺司爨老人能視鬼性好酒每酤得酒輒有鬼來竊飲與之爭不勝爲所醜酒故狂而味淡于水

昌安半塘橋故居面西而臨水曰樂安堂其南卽望霞樓又南爲嘉樂堂則叔父新城公居之皆先大夫購之茹氏撤而改建之者也嘉樂堂之後有小園是有叢芻十餘歲時饗以脯酒往往若有舐鬢備盃五福者不禮焉爲所祟病甚因遣歸居數日作靈語云我在孫氏日日壓酒肉至汝家鹽菜糙米飯所不堪也盍送我其家人固知之問主人歲時祀汝尔安得日日有酒肉則云鬼依人家爲所饗者其家作食皆得馨其炁也孟遂送客病良已復就傭爲僑輩言之自是每過芻必俯而趨因是而知禮之不可以已也鄰比之相安而不能推愛以恕其臧獲甚不容縱其下以得罪鄉黨也又以知鬼猶求食其口之于味與人同也追遠者之享祀不可以不誠而犧牲案感之不可以不豐潔也

余家自義烏公以來家法不作佛事惟每歲中元節延
縉流三眾于大門外作盂蘭盆會而已一年夜分竣事
鍵戶就寢矣門左質庫夥友魯翊周宿之間窗際有相
語者云頃法會將闌汝必欲相借觀綠荷花今外戶已
扃何由得幽邪蓋後園荷池三畝許種荷花瓣皆淺碧
時猶盛開也魯友疑爲鄰人幽視無所見是知彼教不
盡誣矣其年冬魯病歿又知間鬼語亦爲不祥越俗作
此會必以紅牋爲位遍書先人及親戚鄰友亾者名享
之相傳欲諗其來饗與否當別裁片楮帖之來則自然
黏合不然則否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事得之耳目見聞寔有不可謂無
之者請從事一語曰敬鬼神而遠之亦誠不難於行
陸放翁入蜀記云金山寺僧守下元水府祠陽云賽祭
豬頭例歸本廟談者以爲笑枋因憶昌安社廟常住僧
量如嘗至余家方家祭飲胙戲謂和尙能同餐否合掌
曰貧僧今日三官齋又嘗遊曼陀山師林禪院見方丈
壁間火脰臘雞之屬問主僧廣傳此何爲者以餉耕對
院多山田皆傭
山中人佃之
余笑謂來生若解扶犁願爲大師耨地

廣傳亦笑曰何待來生卽就香積廚熟以供客何允一
厄宗風至今未墜邪家兒潤香謂量如持三官齋一月
必有旬日清齋且自言如此絕無文飾是能守世尊不
妄語戒者特三官爲道流所奉嗟嫌不倫耳然侈袂方
領之徒亦未嘗無逃儒而闖入二氏者于量如乎何尤
廣傳多蓄乾脂視日事屠割者亦應有閒固不如前記
會稽山僧生筍燒肉極口腹之欲爲非法也之二僧者
吾猶有取

後蜀何光遠鑑戒錄言賈島因噉牛肉得疾終于傳署

寄龕甲志

卷一

三

余謂浪仙世傳島佛未必恣食太牢或因少陵事誤記
尔嵩山少林寺則竟有蔬肉兩厨公然食肉良以寺僧
傳習拳法非此不足以壯筋骨故芻豢皆非所忌若西
藏番僧以牛羊爲常羞豈塞外不互互穀未免以牲畜
爲糧因之習貫邪則其不能斷殺業亦所居使之然無
足怪

男仁述謹校

寄龕甲志卷二

宛委山民

癩字始見廣韻於謹切集韻倚謹切癩疹皮外小起亦作癩見類篇嗜鴟片成癩者今謂之癩義不相埒蓋晚曲假俗字得癩者癩至則涕泗橫流四肢若病癢卽加之白刃有引頸待斃而已莫能興焉得而吸之乃瘳終不得則失癩有因之致外者余中表兄王耀芳太夫人從子也幼慧善讀不幸溺于是以羸疾外其室先大夫所撫執友吳公女也太夫人遣馮姆唁之且助之撤帳

寄龕甲志

卷二

一

親見其帳頂有外鼠五六頭姑瘡如脂蓋主人生時染其炁亦成癩主人歿無復得沾膾馥癩失而稟云亦可知其毒之酷矣

鴟片始自印度至亦曰阿芙蓉近中國亦種之蓋罌粟也就燈火吸其煙日久成癩精血耗竭其外也緩或忿激有佗故若貧不能存活生嘆其膏毒發立外其外也速故強外多方今又增一矣服膏外者必索替與世傳外五傷者等癩而外者鬼猶嗜之能就生人求食或吸煙不入斗煙筒曰槍裝膏處曰斗必燒數丸若相餉者乃已然無

有如朱月岩所遇者并膏而竊之月岩餘姚人名自然
閣學久香師蘭族子也頗嗜此世居縣城東門外樹行
街宅中夙粵寇者甚夥亂定宅幸未燬晉而居之亦無
佗異嘗製膏書室友分不及收平旦已化爲水類茗汁
而微酸己巳十月余往祝師七十壽過訪之數日前正
觀此異或疑爲佗人所竊故作此狀以杜追詰月岩云
是室無人卽嚴扃雖久役廝僕不得至也言次并及其
鄰某嘗販米郡城五雲門獨宿耳行家深夜方吸煙聞
室後門自關一少年來就榻對臥逕取其槍吸三錢許

寄龕甲志

卷一

一

與通姓氏不奮而去次夕復然異之以告主人杜爲言
衣履狀貌則主人子亦嗜鴟目者夙半月矣殯內室未
葬也某故有膽其夕蓄利刃俟其至突起刺中其匈慘
號而威遂不復至某返餘姚葬于路或曰鬼索命去矣
余謂嗜此者率喜聞而惡明喜夜而惡晝有鬼趣焉故
鬼亦樂與之近是之謂烝類相感不足爲異若某所遇
居然見形與相接則初夙易烝未盡兼某夙期將至并
不爲所畏固宜有是如或所云則鬼且爲響鬼夙作響

音集

安能復仇生人

音積見五

余客汝州時忽傳有六鵝日鬼入城求替不知其言所
自來已而五六日中死于是者三人余巡檢鳳梧

山陰人

之子與焉鳳梧由幕而官仕中州有年時已歿矣止此
子其死也初無佗故也死後停棺東嶽廟住持道人時
聞其室有聲甚厲亦常至所寓作種種變怪足知死非
正命其炁鬱而成厲不易漸成也方三入之死有言于
笑嶠舒丈施放瑜伽焰口以度之後更無死者與紀文
達灤陽消夏錄所載宜陽老嫗投牒言縊鬼事絕類

曹文孺師

名壽銘世居蕭山籍會稽

以戊午優貢攷充八旗官學教

寄龕甲志

卷二

三

習用知縣得時名三十年困于一舉無聊時恆儼東坡
說鬼以自遣有一事則得之目擊者蓋族母同居者性
婉順伉儷亦甚篤忽鬱鬱不樂居其室屢覓繩剪之屬
爲自盡計家人業戒備之一夕間慘號聲則己以繩桶
刀自剄矣繩桶者就其族備刀長三尺餘極鈿利族人
戒其善藏己密置屏風之背無見者不知其何以得之
先是嘗爲妯娌言恍惚有從索命者是前生冤家是時
師才十齡嘗夾讀過其室套風颯然吹所秉燭幾滅一
人被髮浴並立戶內驚呼同學至則無覩矣

闈中冤魂索命事見記載者不一而足因之歿于矮屋者胥歸之因果余謂以萬人之眾經九日之久秋闈時節或殘暑未退或風雨驟寒號舍又卑溼無鄣蔽最易中不正之炁而致疾其閒亦有功名心切已疾困而扶病入闈者邂逅舛仄一二不得謂其必由業報然至鬼物示見有與見之者則不可云無故矣庚午浙闈道墟章蓮香

道墟章氏爲會稽望族世傳全城夫人裔也

言在號舍燭下方握管

搆思忽冷風砭骨旋有人舉簾來闚面色淡黃如傅箔金套慘可怖驚仆號板上久之比穌息聞鄰舍生大呼寄龕甲志

卷二

四

腹痛不久舛蓋同邑馬生也年未弱冠未知有何夙孽其爲冤魂示見則灼然無疑

乙亥 恩科浙闈同邑岑希白

應麀

第一場曲闈膠有

戒之者曰黑壺盧待汝慎勿入第二場寤以告同舍生皆止之岑自言生平未識黑壺盧定噩夢不足信入第二場至號舍無疾也乃呼所知扶而去之始有所見矣後十日竟歿于家或謂乃父以刑名佐幕山左有年後官山西屯雷令所謂黑壺盧者乃父嘗知之否則定前生事矣岑歿後陶子縝同年

方琦

點定其詞刻之屬余

爲作傳以此事近怪別志于此

子縝及乃兄伯英

方瑄

聯名登丁卯補行甲子科鄉

薦年丈海琴先生時方以興化守監闈試報至同官

榮之以太夫人年高乞養歸家居與秦秋伊

樹銛癸酉舉人

交

最摯時相過從秋伊得子作湯麩會丈來赴且賦詩爲

賀途中疾作不至而返其詩有知己渺天涯句皆訝其

不倫數日遂不起成詩讖機之動也感而發焉作者多

出于不自覺精之爲易繇粗之爲童謠其奇諛有不可

思議者亦若是而已

寄龕甲志

卷二

五

舒丈芙嶠言初至中州時有趙念巢太學

宗傑

總角交

也約得官當延致幕中及補洛陽令函書幣迎之乃作

書謝不赴類訣別語彊之來時在仲夏曲時憲書指九

月十九日一行見示先己以墨筆抹之矣怪而致詰慘

然曰至日君自知果以是日焮于縣齋憶道光甲辰十

月之聖先大父義烏公年八十有二矣是日天宇暉明

忽命我諸父檢所製送終衣服器物曬晾拂拭一周因

自言積勞當小憩遂偃臥不復起食漸減進諸醫皆

云無疾也至十一月聖悉呼諸子婦孫曾畢集告以將

逝命檢時憲書于是月十九日上見紅簽逕寸所手識也曰是日某時貴人登天門可煥我我不必臥病聊以盡汝輩心俾得待疾尔因時時間友何其皆知有異詭以奮之余從子傳曾年四歲曾孫之長也見時辰表指子正曰十二下鐘矣聞之一笑而終蓋已交十六日云義烏公高年多陰憲又明數學固宜來去瞭然若趙君者又何說歟

舒丈又言嘗書曰假寐膠膠姻家汪某衣冠來謁儀從甚盛于時汪焯有年矣其焯也寔親爲舍燠膠中亦知爲異物姑問其何以至是則以與君同官此土對汪生平正直知其爲城隍矣適幕中有好扶叶者丈未之信也因默祝所膠以叩之叶語既合并能知汪爲某科副貢

寄龕甲志

卷一

六

入膠時正其隸任日也欲請汪降叶與敘契闊則曰是有職守稍有所洩且望吏議非如吾輩閒暇可與生人日相接亦殊有理蓋丈宰登封時事地近中嶽固宜有仙靈主之與尋常術士依侷者不同此仙又言太室廿四峰少室卅六峰峰有一仙居之多前代詩人太白長吉諸人皆在其中飛行寰海去來無迹云

吾家望霞樓爲義烏公奉叶仙處降叶者李翰林白少
傅爲多不言休咎不談世事至則賦詩唱和而已樓名
亦仙人所贈額則架筆書之署款白下凌蓋香山筆也
凡叶書多作蛟蚪蟠結狀此額獨楷書結體端嚴似歐
陽率更或談醫理傳方藥然亦不爲人治病也義烏公
粹之前月餘封壇亦叶厥後吾諸父不復設朔望率子
孫衣冠肅揖而已

外家西郭王氏亦有叶壇忘其主壇者外大母節孝周
太宜人疾仙賜丹一粒命取之所奉大士經案果得之

寄龕甲志

卷二

七

如龍眼核大色般紅飛箔金其上先太夫人侍疾親見
之然服之竟無效近見洪虞鄰若皋記叶仙爲人致松

花甍仙桃之屬其爲漢父治疫遣于樓簷瓦下取方及
符遂起將外之疾則吾未之敢信

山陰俞子文

承業

籍順天投効河工以通判帶次直隸

張霽亭師

諱德卿
大和人

尹順天聘入幕言向在甯河縣幕時

縣中有塾師授徒農家能扶叶徒之黠者私習其符竅
師幽與諸徒竊效之纔焚符有旋風入室叶大書速送
三字徒故未習送符不知所爲叶則大撼奮擲數步外

皆大思走匿佗所適家主行田歸聞甍中騰擊聲甚厲
疑學僮頑劣作鬧走視則空無一人案頭鑪香未盡也
考問諸徒得其始末急覓師至則聲響俱寂案下蟠巨
蛇如栲栳焚送符亦不動以叩主壇仙人云此仙奉天
帝命赴天津爲符所拘不得去誤限逾三刻罪至磔已
付雷部明日行誅矣眾乞爲解免仙云有三等人可以
救之大富大貴此閒皆無有惟兼齒惠者邨中有三人
環跪其旁爲通誠祈赦宥若不獲請則願與同厥庶可
免也三人皆邨農明日如其言邀集以俟其日醒明亾

寄龕甲志

卷二

八

纖翳日方中有黑雲如蓋自東南如飛至豐隆大作霹
靂下擊者三及簷而止須臾雲散于是再焚送符蛇乃
化旋風而去叶仙因言此仙積千年功行列名天闕今
爲小兒輩所誤雖道天誅前功盡付流水矣聖師自是
不復扶叶余謂此仙通籙玉虛固已具大神通飛行無
礙何至爲邨僮所窘自非竊符錄之靈必無此事金牌
十二勳哭朱仙宐爲千古所切齒也然竊怪上帝甚神
于此仙望誤之由無難降鑒其誤事原非出于奉命之
怠翫在陽律亦爲公罪原情末減豈爲佚罰乃僅寬雷

極猶盡削其千年功行彼矣傳符籙及無知盜弄者反
得逍遙事外不聞譴譏及之上蒼主宰自有權衡下界
蟻蝨臣寔窮于闕測也

庚午六月雷擊岑墟

去余居小皋部西三里許

魯氏婦斃何家漙

在皋

部鎮北于余居尤近

何氏女也性柔順舅姑極憐之時方孕與小

姑坐廚下小姑覺是屋熱不可耐趨佗室取涼才踰戶
限霹靂下而婦極矣皆曰宿業也或疑其所孕有異既
而知其幼嬰母其叔母撫之至長已而叔父母相繼歿
遺子女各一是嘗贊其父收叔田產而虐其子女至外
者也皆曰是宜極

寄龕甲志

卷二

九

漢以宮殿多災從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爲其象冠于
室以禳之又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
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疑一事互見余劉孝標云蚩
尾水獸或作鴟尾又龍生九子其二螭吻似獸好望屋
上獸頭是也雷殛魯氏婦之曰并擊小皋部沈氏門左
獸頭輒其下牆一堵或疑此物爲禳居是宅者則云先
一夕見有物若狸竄牀下當別有禳物震後亦無所見
未知其就極否

岑墟魯氏婦之舛見者云髮爲雷火焚幾盡腦後骨焚
集灼內兄鍾笠杉國凝言有田在諸暨嘗往責租從一

僕行田間遇雷雨親見一農夫震外頂心鑿一孔流血

盈許而已言次其長子壽潞妻兄壽芳瀾在坐云所居

東郭宅嘗遇震時甚雨有僕趨堂左一室取雨具忽疾

雷發室中煙燭四射屋東壁全圯僕暈絕伏地灌治逾

時始蘇言震時恍惚見巨人墨色提而擲之幸免于壓

不知是何神物亦不知雷所擊是何怪物也余謂此當

是雷從地出者僕之遠擲然所衝激若或有提之者即

寄龕甲志

卷二

十

所見亦驚眩之頃目光不攝使然未必關神物也凡下

擊之雷必破屋而下逐祿物或有旁行者來去必有穿

穴之迹不止傾一堵壁而已抑是僕亦數不當壓故適

當衝激之炁而遠之皆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正不必故

神其說

西士丁韋良論電學謂雷電一物凡物質有引電者又

之屬爲最水及木炭生琥珀火漆松香琥珀有不引電者琥珀火漆松香琥珀

鑽透光寶后絲綢羽毛紙革與木之乾者因言避雷擊之法宜以綢絹爲周

身衣服冠履宜近乾木或以玻璃爲鄣若露立不宜山

巔及高樹下與雲近室中不宜倚柱及壁

世說載夏侯太初倚柱讀

書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

及壽芳洲云云可證此說 亦不宜前後窗洞開使風

穿室過雨時天炁皆溼恐雷電隨溼而入也西學大抵

詳物理而不知天理人性悖逆天帝或凶鷲陰險皆含

戾炁與雷電之為天地戾炁者一炁相感偶然翕合如

硝磺之遇火種自然轟裂益區區密室晶窗帛冠絲履

所能禦哉

甲戌五月廿三日夜大雷雨上元縣署擊斃一守宮長

二尺

祿物亦舍戾炁故多遇雷擊

是年婁門外李氏女匿銀二兩誣

寄龕甲志

卷二

十一

傭媪竊之媪見逐負惡名無所歸自經外六月六日大

雷雨電光繞室女懼投母懷母俄見屋柱焚急起撲威

雷則提女踞門外擊所匿銀震外二事於鄰人客其地

者為余言皆所目擊也

順天李小亭言城子峪

遵化州地

某甲事後母以孝聞亦好

行善事中年家益裕有子矣忽為雷殛皆以為雷誤擊

一鄰麥慨然曰雷豈有誤哉此事舍余無知之者今不

須復祕矣渠少年時已居此與余鄰後園隔一籬余

嘗蚤起便旋園中間渠方挽鹿盧灌園渠幼弟後母出

也來招之早飯渠呼近井與語喁喁久之旋聞骨董一
聲以爲縋絕瓶墜從而闕之則弟入井矣渠猶俯而矚
又久之以唾濡目號而入少選與其後母哭而趨井已
縋下親幽弟尿多方作救治狀乃大慟奮擲數四作投
井狀若欲殉其弟者其後母反雪涕苦止之余心知其
故憤不可遏欲發其奸念佗無左證恐反以余爲造言
陷人姑含忍以觀其後蓋遲至三十年乃今而後知蒼
蒼者不夢夢也所以至今日而後極之者或其祖若父
不應絕嗣埃其有子歟雷豈有誤哉于是眾疑始釋同
寄龕甲志

卷二

七

聲稱天道不爽

唾張望三

諡

以荆名佐密雲縣幕爲余言新昌有農家

短工

二字見唐書百官志謂工匠也吳中田家久備于
人者爲長工暫傭者爲短工見三餘贅筆今越人

稱

之四人工畢索值適無見錢將糶粟償之俾待于家而

身適市其婦以四人皆遠邨恐夫歸晚誤其行先貸于
鄰分給之四人得錢去途遇農詭言待久故迎來農仍
如數畀之既歸知見給怒詈婦婦忿而自縊四人猶在
路忽雷電交作怱踣擊所得錢震外望三因言四人者
不過多賺得一分傭值初不料致婦外縱婦外由四人

于律無抵法卽從重擬抵亦不至以四人抵一命罰大
重余謂陰譴與陽律互有重輕卽如科姦陽律重有夫
之婦蓋惟恐因姦謀殺本夫婦罪凌遲姦夫猶斬決不
得不重其律以嚴爲之防陰譴則毀孀婦節破處女體
爲大罪過而有夫者反次之四人起意謀財至于害命
旣無首從可分自不能誅一而貲三鬼神偶偕一事以
示懲戒固將濟王法所未及而彌縫其闕扁不必株守
大清律例也

戊寅夏間山陰一邨塾震夙學僮十二人塾中學僮有
寄龕甲志

卷二

七

十三人方震時怒電閃爍穿入窗隙其一人急牽其師
趨戶外師倉卒不知所爲姑從之甫出戶雷下擊屋傾
十二人皆就厥蓋塾鄰有瞽者不能存活鬻其妻近邨
得泮銀六十圓爲諸僮所闕竊而瓜分之其一人不願
得亦不敢言瞽失銀自縊其妻聞之知其爲己也趨視
大慟亦縊其旁不十日而雷作十二人旣震夙此僮乃
爲師言之然則竟以十二人抵二命矣同時攢宮震夙
一家三人莫知其由或云是嘗釀得一缸酒置諸樓下
樓上溺器翻入穢物酒中不可飲又惜其費不肖傾棄

匿其事而沽之沽得者或用以享神神譴之云
時俗報賽則召優樂神幼時見鄉人于關帝廟演單刀
三關諸劇先大夫聞之力斥其非禮嗣後并佗所演劇
亦知爲褻瀆大神進點時於撤其目前在甬江遇關廟
演劇當扮字本音憤說文云握也一曰動也此音班去聲裝扮也今俗以裝飾爲打扮見中原雅音
漢帝登場及岳王廟演劇扮宋帝登場諸劇皆擯去則
徐柳泉師及同郡諸老寔主持之凡在士林不可不講
求及此以告鄉愚之無知者

宋史載孔道輔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怫然

寄龕甲志

卷二

古

竟幽至元祐中迎祥池宴從臣伶人以先睪爲戲荆部
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有爲此戲者詔斥之今睪君
宴犒從臣豈容有此詔付檢官于理宗翰道輔子也見
澠水燕談錄二公者不愧睪裔矣前在河南聞椰子班
演孔子在陳絕糧事雖未目睹有爲余述其節目者尤
極鄙倍明於日月二千餘年尙有無知小人敢于侮慢
優伶賤役所不足責儼然襲簪裾誦詩書名在學官者
亦相與縱觀而不知禁吾不知其何心

唐段成式以李羣玉題湘夫人廟詩戲目以舜之辟陽

謔侮古睨閱之髮指無論不擇音而吠是宜犁舌且帝
舜筋年百有十歲計釐降之初二妃齒必相若按王厚齋困學

紀聞已引司馬公張文潛詩辯之詩辯之即使蒼梧淚竹果慟遺弓亦安有所

謂二女明妝九嶷凝臙乃至想像行雲繫情精爽傷心

病狂當不至此據羣玉謨進詩表有云居住沅湘宗師

屈宋楓江蘭渚蕩思搖情語近輕佻甚失告君之體特

以當時崇尚浮華成爲積習不以爲非狂誕之徒遂點

綴以入說部夫周秦行紀歷敘前朝妃主填砌猥褻之

詞是贊皇門客將以傾陷奇章事當別論至若凌波羅

奇龕甲志

卷二

五

機謂爲感甄卽由後人痛疾當塗加之醜詆亦已大乖

風教有識之士所當擯而勿談雖後庭花曲煬帝幽通

石上青落王軒冥遇施之亾國嫉姬吾猶憾其有傷忠

厚慧業文人萬不宜效尤綺語自巖凌雲之筆也

張葵圃名純照乾隆時人遺珠貫索因伊尹生于空桑類列後

漢書友郎國女剖大竹得男長爲友郎侯及述異記黎

陽世族王德祖剖林檎樹癭得梵志二事謂樹木寔能

生人不必詮空桑爲地名余謂字內異事卽未可量亦

當準之以理二書所言藉曰不盡凭空臆造安知非人

家弃子偶得枯株就以藏翳誕置平林其已事矣乃得者既驚爲異聞傳者又演成奇蹟將以釋千古之疑不可不辯

蘇文類聚引春秋演孔圖云孔子母生孔子于空桑之中疑又因尹事傳會之

魏略云太祖丁夫人薨子修亾于穰丁哭泣亾節太祖忿之遣歸宗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于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夙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將何詞以奮見裴松之三國志注若丁者可謂能撫非己曲而不愧爲慈母矣曹瞞臨歿數言則與分香賣履同一欺人而尤爲言不由衷無論伺漢鼎其迹難揜無以見漢室祖宗于地下卽以宮寢言之彼豈不念伏董之事謂無所負吾誰欺

寄龕甲志

卷二

六

蒲留仙聊齋志異曹操彀一則讀者使之足令神姦巨欸知譎智之終不能以自全余過疑彀詩云一世之雄尙詐力幽神入鬼不可測亦知身夙智術窮雖錮南山猶有隙漳河流水不復回銅爵臺中歌吹哀路旁七十有二彀一一高與西陵齊烏虜曹公余亦愛朽骨何如大書墓道漢征西君不見關林宰木鬱蔥蔥萬古君民祀事同又不見荊平之墓求不得畢竟鞭尿滿三百自

謂阿瞞可起當亦無以自解關林在洛陽背洛城面伊
闕形勢雄傑室此者固應馨香百世當時自東吳歸元
操寔東蒲禮葬不諗誰爲相此佳城然亦惟漢壽亭侯
精忠浩氣始足以當之必非佗人所能堪

蘇文忠公墓在汝州郊縣之小峨嶺山不甚峻極肖
眉樣故名言小者以別蜀中公故鄉之眉山也墓爲文
定公所營文定有志銘後遂葬其右今二墳雁行中爲
老泉衣冠翦繚以短垣前爲享堂志偁墓柏千樹今猶
有七百餘株每靜夜風度聲在樹間如急雨謂之蘇墳

寄龕甲志

卷二

七

夜雨土人言公至今有靈爽樵牧不敢犯也舊以釋子
守基屋于其側曰廣慶寺余爲更名小峨嶺山寺欲易
其題闕而未果辛未十二月十九日往謁墓是日爲公
生日先一夕齋宿寺中寒輝如晝有詩云不禮空王不
問禪衝寒來謁長公阡蒲團夜靜疏寮月聽到霜鐘向
曙天間說承天清夜游交橫荇藻水光浮神筵古柏澹
宵影可似年時月色不又題公墓云八百年來奎宿光
眞回雲漢作天章寒泉酌徧湖堦月又拜潛扃薦瓣香
畢竟騖鸞上帝闈九疑孤鶴杳難親元豐赤壁今朝酒

僥倖青巾擲笛人題頴濱墓云酸鼻猶傳志墓詞南遷
淡恨不同歸千秋共枕青山臥祇竟先生願未違
堽勒石享堂東壁芙蓉嶠舒丈有七言古詩一首紀之公生平
大節昭如日星學問文章卓絕千古且有弟如文定交
相友悌情溢乎詞使讀者可以感泣九京可作微二公
吾誰與歸不意萍蹤浪跡遂得慰有生嚮往之私亦云
幸矣

故居昌安有朱太守廟祀漢會稽太守朱公買臣相傳
公守郡時開吾鄉文教故至今列祀典廟爲粵寇所燬

寄龕甲志

卷二

六

彫像一尊住持僧人先已移奉密室狂飊烈燭中此室
巍然亾悲劫後殿宇重新像設猶舊有也先是歲以七

月十三日爲公誕

不知所出相傳云

郡人集鼓樂騎從行像

見釋

法顯佛國記

而城市謂之迎太守會昌安街有十二堡中兩

堡嘗爭香火各聚黨分布昌安門弔橋

橋跨城濠當郭門法以木板渡

有警則縣之以禦衝突承平久易之

南北約神像過橋

卽合鬪比像過石梁三方一時焚斷如刀截鬪不得合

兩堡各震懾爭乃解又神前陳設古銅角端香鑪一事
重百斤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告官簡健役緝捕不可得

一夕自回廟中近廟田閒坎有角端行跡皆嘉道閒事
父老傳爲靈異惟神御玉帶一圍眞漢物又銀冠嵌珠
如粟典守者易以贗物爲可惜也

武林舊事云以木牀鐵擎爲仙佛神鬼之類駕空飛動
謂之臺閣今甬中猶承其製謂之鐵榦臺閣吾越第刻
木爲樓閣形具體而微擇秀整僮子扮故事坐其中貫
以杠數十健夫以肩互承之亦曰臺閣 國初昌安有
高錢茹兪鍾王六姓皆鉅富迎太守會具臺閣各以珍
寶門富以故太守會之盛名越中間有三尺珊瑚栳二
寄龕甲志

卷二

九

尺琥珀枕作伏虎形翡翠鑪瓶三事高尺餘今六姓皆
零替舊物盡羽化矣

唐馬燧遇亥又赤髮蝟奮金牙鏖鏢彎曲癭木甲拏獸

爪衣豹皮袴持短兵見鄭還古博異志當是今神廟墜

鬼卒藍本朱太守廟右三楹爲大帝祠其旁附祀潮神

侍者爲亥又猙獰如鄭志其一倒搭三股又者忽示擲

瓦窰頭邨邨人皆以燒瓦爲業
故名去廟五里而近病者爲之毆祟一時信

之牲醴繼屬余謂亥又受役正神其不爲魅幸矣若馳

驅四出而爲人毆祟則赫然正坐之潮神亦非其所職

于夜又平何與當有物馮之舍姪慶曾方就學省城書
請家兄濶香禁主僧勿納祈禱者家兄以爲民聽之榮
不久當自止未幾果漸戢憍幼時鳳舉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土神

祠有符使能爲人治病香幣亦遠近輻輳或云下有數
百年何首烏得靈艸之炁使之然郡紳某率家丁往劇
之方移置神像將發后窳其根爲土人毆入廁狼狽而
返至今傳以爲笑晉王烈遊山得餐后髓以貽嵇康乃
化爲后不可服且以秦皇漢武萬乘之主竭海內財力
以求不夙艸猶不能得豈齷齪子所可覬覦者哉咸豐

寄龕甲志

卷二

三

初近邨農人有鋤田得人家所埋私產兒習聞何首烏
歲久成人形以爲有仙緣殆天賜蒸而食之旣怪其脂
膏血肉不類艸根已又微聞埋者哇之不可得曲矣猶
憾其不合某紳遇之天下事有求則得之者有得之有
命者故人不可不讀孟子

不八南自山未幾果漸戢憍幼時鳳舉
請家兄濶香禁主僧勿納祈禱者家兄以爲民聽之榮
不久當自止未幾果漸戢憍幼時鳳舉
于夜又平何與當有物馮之舍姪慶曾方就學省城書
男仁述謹校

寄龕甲志卷三

宛委山民

先賢言子祠在郡城武勳坊舊因祠為龍山書院義塾

先大夫按山陰縣志訪得之為業楮者所踞將圯矣言

于官歐之首捐錢百緡為唱及杜君曜佳名寶靈道光丁酉科山陰

拔貢內閣中書集同志重修經始之初無意中購得言氏家寶

卷子因以知祠之所由建蓋康熙中賢裔有名然字述

子者當得世襲五經博士援衢州孔氏大宗讓衍睭公

爵于曲阜守林者例請讓博士于虞山守墓者述子固

寄龕甲志

卷三

一

言子世適也得

溫旨俞允乃立祠越中特予一

奉祠生云工既竣先大夫寓書都中索大司寇山陰譚

恪敏公為之記公為余從兄心農外舅心農時猶未第

以工部郎贅其邸故記之特詳爰後祠幸未燬獨五雲

門朱子祠及光相橋王文成公祠道光中先大夫以義

烏公命偕杜尺莊徵君名煦咸豐朝徵舉孝廉方正曜佳先生從父也宗滌甫

師名稷辰時以給事中家居先後葺治經寇難鞠為茂艸不肖竊有

志興修而瑣尾之餘力有未逮敬志之以諗鄉士大夫

之賢者

志卷三

言氏家寶凡四卷第一爲言氏世系譜第二爲言子像

冕而執珪正坐及匍而止面正白色髭鬚五綳類神廟

璣像續者始得之想像未必先賢真面然唐以前所摹

也其後名人所製像贊極多顏魯公司馬溫公兩贊并

雙鉤述子自記云坊自虞山摹得元虞道園楊鐵崖以下皆真蹟矣

增賢裔宋荆部尚書應聲像冠進賢衣紫靴笏面色黃

三髭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事通像冠幘頭衣緋靴

笏貌微類言子而三髭二像當非意造者閒以建炎制部

尚咸淳知紹興府事墨敕兩通敕用麻楮木刻夔龍邊不甚

寄龕甲志 卷三

工緻書用行艸體特雄桀紙色黯敝而神采奕奕終以

述子像 國朝八品服色面微赭癯而奇古有述子讓

博士表皮所記言氏大宗自尚書扈蹕南渡家紹興事

第三四兩卷皆有明及 國初鉅公題跋也先大夫重

爲裝池備識修祠及得此始末跋尾且言其時賢裔無

達者將埃其繼起有人付屬之辛酉之難先大夫棄養

經年矣不肖奉母避寇倉皇出走不及攜以自隨致淪

浩劫追惟先人于此卷也謂名賢遺澤所存卽鄉邦文

獻賴以有徵不勝寶貴方期傳之其人及小子而弗克

護持詒先大夫重泉隱恨言之可爲流涕卽所憶得略
具梗概所謂存什一于千百亦以見寸心負疚有生之
日無時可釋尔
不肖幼時最爲先大夫所愛憐年十三四已知聚書家
有質庫恣其取用歲以千金爲率會郡中杜氏沈氏藏
書甚夥曲書賈每先以示余有善本必致之至辛酉六
七年中所得四部書餘二萬卷由今憶之強半不可復
得有亦無力重購矣尤可愴者紀文達手箋玉臺新詠
一部世無傳本當時擬校刻而未果又端硯一方寬三

寄龕甲志

卷三

三

寸長加四之一厚一寸背鑿宋寶鐘鼎文二左側行書
華亭董氏畫硯六字灼然思白手書膚理華潤形製樸
茂所見后友未有其比生平身外之物皆等諸雲煙過
眼于斯二者終不能忘始知遺簪故劍今古人情不相
遠也

王湘舟

名際泰

越世家子也性忼慨好施予嘗有友人攜

古硯一方倉皇求售自言妻難產將爲求醫藥王惻然
贈四金而返其硯友妻竟扈于產王亦不復憶矣咸豐
辛亥元旦忽膠婦人浴血示以片紙書臣字十二號又

字是年蒸遇 恩科首場坐號則臣字十二號也悟爲
佳兆果中式是知一念濟人人未必獲濟而猶感也後
赴舉北上途次遇盜告官以疑似捕得五人就王賢之
王亟于得盜以行未及詳審漫以爲然五人相首就戮
越數年省其兄雨菴謝雷瓊道任所爲冤鬼覓得埶體
索命言冤舛狀竟放于海南又知人命至重覆盆之冤
係于一言無異于親操刀而殺之則雖越重洋而怨無
不報

洛陽方玉峰言祥符有長隨某閒居久貧甚寄宿關帝
寄龕甲志

卷二

四

廟一夕寢天使召帝旋見鹵簿畢集呵殿去俄頃而返
有衣冠者迎問所事云今茲武舉第三十七名以私鄰
婦黜易洛陽盧銀漢矣寤而徧索試寓得之以謬告時
聞事已竣距揭曉不數日盧雖終場皆不及格以爲妄
漫應之約如寢當以四十金爲犒榜發果中式名次不
爽某固以孝聞寢非偶然度盧亦必有以得之

同郡陳芸齋之弟藩癸酉鄉試前有狸奴銜籬頭半枚
置書案竟得副元時年家子陳秋舫方從芸齋習法家
言親聞之芸齋云試前恐非佳兆寔心惡之也相傳餘

姚翁鳳西先生元圻乾隆甲午以將就試祀神于家有

惡鳥飛集神筵慮有咎欲不行爲之解者曰此俗所謂

鬼頭鳥鬼頭者舉頭也越人呼鬼若舉定解頭兆果掄元唐康

駢劇談錄記韋頌舉進士放榜之夕鳴臬集壞牖掛席

橫竹上逐之飛起復還久之方去頌竟登第然則怪鳥

不盡爲咎徵可以作反鵬鳥賦

生平未曾見鬼見有類于鬼所爲者二咸豐辛酉之難

奉太夫人避之吳融邨明年夏賊猶踞郡周福生者余

嫂母弟爲賊得索贖錢二千四百餘金余少與福生善

寄龕甲志

卷二

五

重以感設刻期爲屏當如數時福生羈羅家莊賊叢中

夜拏扁舟赴之過瓦窰頭白廟前暝夜星月皎潔忽黑

炁迎面如架步鄣上接霄漢舟子悲欲返懼余曰此行

係周生夙今夕有進無退蓋賊約過此將殺之也戒舟

子瞑目直前不炊時諦視黑炁在船尾已穿之過矣後

遷居小臬部距秦秋伊所居半里許嘗就之飲夜分辭

歸方曲門見大火如仄石鑿正赤而無光在正南百步

外忽散爲縣星橫飛竟天其地爲太尉殿渡檀瀆婁端

生長源率義民攻臬部賊峯戰歿處也殆所謂青燐歟

端生夙難甚烈
余嘗爲之傳

民其

粵寇之難杭州被禍尤酷至田宅無人收業直極廉越人往往就營產小舉部馬氏故業釀有習于農事者以賤直得錢塘田數頃并宅一所宅主盡沒惟餘一女就其室贅焉後偕歸越仍徙其屋材因故居被燹地構而居之未幾時見變異祟病者求享祀則錢塘宅主門戶絕戚其鬼餒而坳屋材以至云乃龕于室爲位祀之謂之錢塘客業相安矣其傭有嬸人曰阿炳從馬如杭時私鄰女爲女兒所覺逼女縊女魂常坳于炳能爲人治

寄龕甲志

卷三

六

病視病家崇兒子仁述娶于馬六年矣婦有心疾其家迎歸百方醫禱皆不效招炳來視崇云無之因遣視余家久之喘急而返云到門有衣冠者列坐堂上侍者甚眾拒于門不聽入或手弓而彈之幸手捷接得彈箠爲所傷撲衷出物如黑豆堅于鐵石皆莫測爲何質也其夕有傭媪方挈壺點茗忽倒地作錢塘客語曰汝家何故引致邪鬼張目噙舌惡狀可怖不速遣之禍且作乃懇而謝去之吾友幼眉馬氏通人也爲余言皆其所親見者仁述亦曾見其彈

內子孕仁述時女傭單忽寢中年婦人促之起曰主人將媿猶安臥邪寤以告內子詳其狀貌外母任宐人也時孕未彌月異之乃檢襁褓之屬置狀第開不四三日果娩任宐人之粹內子始及笄至是逾五年矣猶結念其女魂魄依之若是哉

同治乙丑六月四日以仁述疾偕之郡城謁醫時季父觀察公猶賃居昌安門外洞橋下王氏宅曹文孺師假館焉因事見畱遣仁述及傭媪徐以牒船歸天烝曙明無纖雲也至謝家岸頭暴風作舟子故老于是者已就

寄龕甲志

卷三

七

岸泊聯十數船皆以椶繩繫岸甚固瞬息盡爲風力所斷因之漂散曲浚層波駭浪中屢瀕于殆偶得田家空船漂近牒船舟子援仁述及徐過之牒船卽覆二人性命寔曲舩入生于呼吸之間震霆掣電大雨如注徐引一稟簾覆仁述恐其驚絕身攤衰之視仁述乃熟睡若不之覺時家中惟媵婢巧福侍內子以雨甚遣上樓閉北窗突自胡梯倒擲下目睛離白口涎涎沫烝咻咻然靈語大作比鄰香集有識其聲者宅主沈氏某孺人也自言飢困求食問何不以此佗日來必宅中無男子來相

恐怖邪畜云佗曰主翁在不得幽今翁有急務佗往太夫人亦禱神佛去余是以得閒計其時正仁述遇風危急之際先大夫始往拯其難太夫人亦爲是幽也觀此可以生人追遠之心矣是日之風拔皋坪越營山在北部北俗謂之皋王墳云松合衰者三數十株有一株三折是皋坪土神翁墓者胡梅仙壽頤余從女兄夫甲子丁卯同年有女弟及乳媪亦以就醫溺西渚余在季父所聞霹靂連十數門前舊有旗竿后被震成齋粉

越中兒科得名者曰周七香曰駱礼年曰魏光震皆世

寄龕甲志

卷三

八

醫也仁述三歲幽瘡疹見而不發徧致三人者皆以爲不可治蓋脣焦齒黑匈腹如燒知爲大熱而不敢用寒涼之劑恐內陷也余不知醫諸名醫皆言不可治亦無如何試取所窖雪水飲之盡一盃比曉熱退而脣色轉紅復迎魏診之則曰君友來遇仙邪何危證轉順也告之故乃飲以犀角地黃火寫疹亦發旬日而瘡儻證非極險萬不敢輕試卽魏亦終無把握而證之可治而不治者于是乎多仁述之生不得謂非天幸焉

按摩見筮問治肝胃疾摩匈腹左右手各四十九周用

七數黎明未起昏時就寢各一度爲之男用童女女用童男尤效余幼時聞此于醫者慈谿樂君汝安時先太夫人病肝十餘年矣百藥罔效遵此法行之不及半年不復發凡小兒臨臥及飯後爲摩腹亦能消積愈瘧于峻劑攻伐萬萬又眼欲作郭初起時以舌尖舐之亦能去翳法以清晨用童男女鯁無口炁者不令漱口取其平旦清華之炁猶水之用并華也順睫而錫或三七度或二七度其翳去日月則視郭之厚薄爲鑿咸豐初太夫人目疾亦請試之月餘而瘳

寄龕甲志

卷三

九

諺方載小兒誤吞鍼用蝦蟆眼珠子一對吞之兩珠能各貫鍼一頭從大解出或斷鍼入肉不可拔甚至以磁石引之猶不效捉生蝦蟆俾眼對鍼入處久之自拔并言冬月蝦蟆無從覓可于桑樹下掘之蝦蟆全精蓋得之以意試之而諺

先從兄笑庵

悅祖

童時誤吞菱角鯁于喉倉飲不能進

以謁醫皆窮于術先大夫偶適野見邨農相謔其一人云汝夜來何故入我菱塘其一人云無之曰然則吾菱何故敗其一人因唾而扶其背先大夫不解所謂從而

問之則云相傳龜入淺窠則淺敗以是爲謔也既歸試
煮龜版飲之少頃曰下矣在何次矣又頃之曰下矣似
在腹中矣叵何遂遺而出之先大夫每舉以詔小子曰
此方以無意悟得之方窘急時千金不易也尋常俚俗
諧謔疑若過于耳不必留于心及有心者觸類而長之
未必無寔濟方伎其小焉者余

凡遇癩狗鬪人或銜衣能中毒急則七日緩不幽百日
必發發不過數時外矣方用真正文元黨參羌活紅柴
胡前胡茯苓甘艸生薑獨活各三錢炒枳殼桔梗撫芎

寄龍甲志

卷二

十

各二錢生地榆一兩紫竹根一大握濃煎溫服凡試中
毒用芭蕉扇扇之瑟縮不安鳴鑼使聞之驚惕欲遁急
進此劑隔七日令噍生黃豆不知其胜是毒未盡服第
二劑七日又令噍豆以知豆胜下咽欲歐爲毒盡凡服
前劑者宜用烏藥一兩濃煎令拌飯食之卽不復發

張錫弟爲獶犬傷倉廩
膜繪而瘡似亦可試者

醫至精者道光季年有唵馬先生名肇基幼失明遂潛
心于醫葺年益精于脈理以行醫居郡城先大夫嘗患
痢古止作利
此晚幽字不愈經旬以醫名者皆望而卻走馬先生

最後至曰無傷也胃之脈以病不食者溼滯故下一劑

利溼而思飲食飲愈漸復舊痢亦止時余族兄鞠臣植方

縣學生患虛損尙健飯診之曰是不治胃絕矣次日愈果

銳減不旬日而效嘗云望問聞切四者固不可偏廢余

苦不能望恃切脈耳息心靜炁亦自有會毋臨一證按

其脈象病見當作何狀必爲病家言之大率什可得八

九似問亦可廢然佗人未能切脈不如偏恃望問猶有

依傍若更師心自用則不旨其目而旨其心是之謂殺

人不操予弧余時尙幼習聞之及今思之言雖小可以

寄龔甲志

卷三

十一

喻大以身任事當自知所長而不可恃之而疏尤當自
知所短而不可護之而復

方玉峰言洛有唐監生酷好爲八股文有片暇輒吟唔

屬艸艸稟積之隱身遇文士必以巨帙索題品其所得

意處往往不可句讀見者莫不匿笑然莫敢訾也或偶

有微詞輒攘臂相向用粟監應鄉舉屢格于錄遺後爲

撫部瘡宿疾介之屬學使得備取第一場又以犯規帖

矣獨妙解醫理有奇效河帥李公鈞守河南時太夫人

病危名醫束手延庸至進數劑良已忽謝絕使者數輩

敦請竟不赴有知之者謂李曰唐生以文質公耶曰然
曰然則公必黜竄其文矣因爲言唐之爲人始大悟蓋
李公固能文者方以太夫人疾故畢數日之力爲之關
蠶叢而庸莊之期以爲報而不虞反忤其意也乃介唐
所善往謝謂閱大作時直大醉致矣加雌黃開罪名家
請重錄一帙得細繹之以爲快于是爲之濃圈密點一
字一句皆加佳評幾于金陳熊劉望塵而拜唐則大喜
卽時命駕又數劑而太夫人霍然李公中州名宦治蹟
在人口性至孝卽此略見唐以醫名其蘊寔精絕何至
寄龕甲志

卷三

三

帖括一道雖篤好終身無可救藥意者自信太深不能
虛己以受益乎

同年太和張芝浦編修

端卿

壽亭師季弟也言感戴某

嘗寄京邸夏夕方食西瓜以內逼如廁旋大呼腹痛扶
掖就寢而絕或憺得戴有密友段君精醫是夕知其枉
友人家爲策子戲相去不半里急速之來診之脈已伏
矣間知病嘗自中出遊舖時始歸曰可救也命速煮附
子肉桂乾薑飲之皆曰感暑所不宐曰是已死矣盍試
之藥至不能下以銀匙抉其齒灌之才下噴腹中雷鳴

俄頃而蘇帖然甘寢段亦逕去及天微明或視戴則又絕矣惟擾閒聞段叩門披關爭告之曰吾固知其有是是以來無煩服藥矣命就車中取所攜鴟目煙具入吸而歎之遂起不復病蓋戴有外遇而嗜鴟目知其前爲房後倉冷中寒後爲失瘵非密友術雖神不及此故曰醫者意也又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奔之爲數小數也然至以其甄名亦必有曲類之才海甯陳子宣道光中繼釋秋航爲國手父翁故縈封以好奔傾其產子宣總角時已能踞局旁決勝負蓋天授也

寄龕甲志

卷三

三

先兄笑庵于吳山見其與人弈時猶未著名方窘空面目姑頽而丰骨隱秀尤異者十指瑩潤如玉所未嘗見也然嘗以制蘊質屠獻園先生名湘之先叔母屠太淑人從兄名進士也可歎飯獻園從子宣學弈子宣亦私爲人言先生無弈材理之不可解有如此

或問世傳仙人類善弈亦有不解弈者否余以抱朴子不知碁局幾道奮之因爲言人聞多羨神仙者恨不得從之求延年術然仙壽恐亦未便長于世入卽如爛柯一局消遣塵中寒暑幾何推之十二萬年會有窮期雖

後天而老與人生不滿百彭殤可齊物余又問人閒
之精者長日消一局而已仙人坐隱動至易世何思之
鈍耶或皆未有以對也郡城陸荔初是越中第一手與
秋航對弈筮二路少日嘗佗宿比鄰失火家人奔告促
之歸已應聲坐起矣幸延燒不及而熄一家相慶忽悟
荔初何以未歸疑有佗故或恐途中倉卒落水急往視
之則仍在宿處被衣兀坐未始下牀也問之則曰頃悟
得一著碁篤嗜至此終不成國手謂是天分有限歟荔
初又嘗夏夕與任友薊明經奕不覺侵曉幽就庭際便
旋見積水盈庭相與疑詢問知是夕大雷雨二君共未
及聞亦傳爲口寔

寄龕甲志

卷二

十四

陸羽茶經載晉四王起事惠帝蒙塵還洛陽黃門以瓦
盃盛茶上至尊唐書云元宗幽奔日中未食楊國忠自
市胡甃以獻清波榘志云高宗自相州渡河葦郊中偕
半破瓷盃溫湯滄披教切飯葑簷下與汪伯彥同食滹沱
麥飯蕪蕪豆粥蛟龍失水今古同慨然大樹將軍卒爲
光武披荆棘成中興若九哥南渡因之偏信汪黃局促
小朝廷無復遠志三郎郎當并不庇齷齪一从釗更無

論矣能無發讀史者三歎哉

國語天子郊禘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今農家健婦爲能操井曰余尋常溫飽之家力所不任矣至于供祀事雖小鮮或不能手割況大牲邪此亦古禮之不可復者

梁書錢八十爲陌曰東錢七十爲陌曰西錢九十爲陌曰長錢其後至以三十五爲陌高澹人天祿識餘言今京師以三十三文爲一百近更減至三十文此則國

寄龕甲志

卷二

五

朝康熙閒事也以五十文爲一百不知始于何時咸豐中行當十錢則以當十錢五爲一百其後錢曰益惡至當十錢僅如制錢又滄樸過甚白金一兩至易京錢二十千市物因之翔貴由私鑄感而錢法壞也京東州縣今亦以三十五文爲一百不知何以適同梁制而又以京錢法乘之或十八錢爲百或十七錢爲百諧價時必爭一錢出入預言之南人適市往往眩而爲所愚尤不便私鑄之禁論罪至殊舛未始不嚴利之所在終不能絕往在中州聞私鑄一鑪一鞴得容膝地即可屏蔽爲

之弋獲正自不易其鑄也純以沙爲質少加銅鉛而已其輕薄誠有入水不沈隨手破碎者鵝眼榆莢不足爲喻其私販則一人能攜百緡纏之腰亦不甚覺臃腫其銅仍煨制錢爲之故制錢曰益少而錢法愈不可問

方文翰与何義門書云逢酷旱米價一斛幾及二千越諺有射的白米斛百射的元米斛千語蓋射的山傳爲仙人遺蹟以的色占歲雖近無稽以徵米斛千錢爲歲歉可知從前米直也今一石米至二千四百錢卽懷懷有穀賤傷農之思則以百物價貴故李恣伯戶部

寄龕甲志

卷三

六

銘言藏有曾祖手書市物帖子一雞十四錢豬肉一斤

八錢以語人罕有信者潘伯寅侍郎

祖蔭

亦云祖文恭

公大魁曰飛騎報捷僅犒白金四兩

從兄心農得鼎甲稿急足洋銀百圓

猶未飲賀客一筵費銀四分尠想見感時物力之豐而

用之也省

物價亦有今同于古者東皋樵錄記顧予敦肥偉號顧屠東坡戲擲三十錢与之曰使批四兩來今越中豬肉一斤正直百二十餘錢然粵寇陷郡時猪羊盡于擄掠肉一斤至直七百猶不易得賊倉猪不解擣毛但櫛去

皮截去首及四蹠并臟腑棄之暴殄至此其時林檎越人謂之花紅斤直千四百藕斤亦七百此尚非日用所必需若

米一石至十四千量又小于常十之一此時偷活誠萬幸矣

陳州人呼蕨爲拳菜不解其何以名偶讀李太白詩有

云初拳幾枝蕨乃知所出黃山谷詩亦有蕨芽初長小

兒拳句蓋本李詩然形容不甚似也余在汝州時舞陽

陳哭庵

名允升廩生

餉余盈筐乾而致之云土人以芼豬肉

乃不復有首陽風味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海晏曲蘆堪

寄龕甲志

卷二

七

爲拄杖高潘州曲千歲蕨拄杖陳所致蕨長四五寸細

不逮釵股至可以作杖不千歲當亦數百年是亦容梧

蒿柱之類義烏公莫年先太夫人樹向日葵選本之老

者黍飾而獻之質輕宜提攜特脆而易折以扶老終不

如藤竹

中州產柿及棗叢佳酸棗似棗而小又有小柿如指頂

土人謂之輓棗蓋棗柿之未接者說文檇許云檇棗也

似柿而小一日檇而究切漢書司馬相如傳檇棗楊梅

顏師古曰今之檇棗也知輓棗字當从木作檇曾皙嗜

羊棗何義門云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柿然則棟棗卽羊棗無疑幼時聞塾師以羊官棗當之蓋吾越棗之美者安得云獨嗜

嘉泰會稽志鯽一名鮒越人謂之鯽喜聚游鯽言相卽

鮒言相坳珍美爲越中之冠云按說文鮒魚名从魚付聲或作鯽从卽于六書例皆形聲字又出鮒云魚名从魚脊聲知此魚字當作鮒嘉泰志成于陸務觀其祖佃

農師埤雅多用字說上二名皆衍其家學也今會稽無重至一斤者山陰始有之再西蕭山則有重至二三斤者味以會稽爲最蕭

寄龕甲志

卷三

六

山則愈大愈羸不適口但宜瘍師製膏而已曹文孺師

以書塾供盈尺者倉而甘之因爲余言曹氏居蕭山史邨聚族百餘家

今名其邨史邨曹師幼孤育于從祖賈郡城者由會稽籓入縣學後仍返蕭山初名炳言以與歸安趙中丞名同改今三縣水合流無所隔乃絕不相溷亦一異也余

嘗于甲戌春首由汝卿赴禮部試雪中過衛輝諸暨郭

台三枚客郡幕畱一飯爲言淇鯽之美天寒不可得從

汲令求得二尾僅五寸餘肥美已遠過會稽郭言春溪

修鱗尺許膏腴十倍于此惜不及待余此行枉道百泉

作經日遊倉鰻巨如兒臂白于雪而膩于酥土人謂之

青鱗子是再嘗異味然有詩紀之覺十年飄泊不足爲

恨詩書見余錄食鹽曰盡不火歸文開關中查水

先大父義烏公嘗權定海巡導兼攝教諭在嘉慶中定海猶未改直

也赫廳攜有管陀山紫竹石數拳余及見之石質類赤石

脂絳文作叢竹枝葉分明如畫疑繒徒漬染而成夸示

靈蹟碎之則片片皆然竊非造作後遊嵩山于山麓得

柏石與之極類石理作柏葉爲稍異其質然絕胞不任

瑀琢爲可憎余產柏石處近嵩陽書院古嵩陽觀也有

古柏曰大將軍得十一人合袞中空容四五人布席坐

寄龕甲志

卷三

九

曰三將軍猶七人合袞其二將軍者國初焚于火志

傳三柏皆漢武帝所封當是三代以前樹尙青蔥曰益

縣茂柏石始其靈然所孕歟

全州趙紹鑫年丈名慶祥官守備次君文粹字心笙余鄉舉同年宰密雲聘余修縣志丈方

就養得見之言州中山多岩穴是產石子作果蘇狀種類縣

多皆酷肖尤異者楊梅荔枝之屬非土產而石亦有肖

之者發粵西時取充行篋以遺朋好得者然以爲文房

清供憺見余晚分贈已盡不及觀之間聞中產水精處

溪流物過之皆能孕人先大夫嘗蓄髮晶鼻煙壺一

寄龕甲志卷四

宛委山民

既不能申無鬼之論則必宐有神以治之郡邑之有城隍正如府縣之有守令是故列之典祀奉爲正神而其神靈之顯應往往能濟有司聞見所不及而佐之理汝州南城仁義胡同地僻渺民居僻氏者富家韓氏賸年老無所幽借一傭媪賃其地數椽屋居以奉佛有年矣同治庚午除夜被刃駢歿無知者時舒丈芙嶠牧汝次年正月二日得報就勘無近鄰莫可詰也乃齋宿手舛

寄龕甲志

卷四

一

牒文步禱城隍神次日晌午有旋風自廟中起逕赴僻

居旋繞一旬從東門出丈覺有異亟遣健役尾之二十

餘里至麻城溝一破窰

北入于高原穴土居之謂之窰洞蓋上古營窟之遺也將圯卽

徙去不甚惜

謂之破窰風止拵之得席稟酣臥者小儉劉河旺也

菊有血衣及小刀子一捕而鞫之堅不承設城隍神位

引之前則仰視若有所睹憇而吐寔徒黨六人歲除盜

得一豚苦佗無所有知僻孤嫠踰垣入欲脅取少財物

易酒米度歲傭媪識劉呼其名譽之且言旦日將鳴官

因手刃媪并及僻賊則僅一銀簪斗餘米余其五人皆

州中無賴子弟名捕竝得之皆首服是獄始發至定讞不曲旬日無網漏無波及四境神之其年夏余至汝州丈屬爲文以記之刻石廟中神道設教古人寓馭世微權焉至于萬目共覩如此獄者未之有也

舒丈篤信鬼神尤敬于民事自言宦中州三十年凡遇水旱祈暉雨必應故歷四縣兩直隸州所隸未嘗有成灾者詢之中州人信然余在汝見祈雨者再設壇禁屠宰卽蔬食宿聽事非得雨露足不入內特賓齋尚供脯膾余力卻之丈謂賓友與官斯土者有閒且先生授兒

寄龕甲志

卷四

二

輩讀僕私家師席更無庸泥余曰居是邦盍其粟固應同其休憾抑斷齋畫粥寒士本色求我心之所安非矯情而強所難丈亦無庸周旋也由是益相敬愛兩無間然丙子歲丈以老病休官尋棄交遊去年北省亢旱間汝州亦被災舊遊之地未免有情淡爲一州四縣憐其失所苙蔭也

罪雪錄記莫月鼎僭繼与杜徽之其事甚奇乾嘉間汝州牧有初任者由汴梁啟行一秀才來謁自通州人烏某言賢父母盛暑之官良苦子民無以爲敬願獻一繖

爲長途衛頗怪其語不倫旣辭去亦不復見比上路常
有烏雲一月覆所乘車猶未悟其異至州詢學官弟子
籍無其人州中此姓亦絕少惟城東烏龍潭有龍神祠
詣謁神像卽所見也嗣是禱雨輒應至今猶著靈蹟余
有詩勒石祠壁云新涼初試馬風力晚來微野曠生秋
氣城低帶夕暉泉連山脈遠艸近水田肥霖雨中州足
神龍歸未歸時爲辛未九月河南北方苦雨也潭爲方
池二澱澈可見其底流泉四達溉秔稻方數十頃一望
青蔥大旱不涸近郊遊覽之區此爲第一固應有神物

寄龕甲志

卷四

三

窟宅其中

舒文言河北人鬪土得銅虎竅口尾而空其中不審何
所用之疑爲小兒翫具置諸書室未之奇也夏月偶見
虎後蠅索索成堆皆舛者是室遂無一飛蠅因移置佗
室默坐以覘其異見室中蠅灶自投虎口若被吸引者
旋自尻出則盡僵矣屢試不爽乃奉爲至寶文蓋聞之
幕客河內羅某羅寔親見之能舉其地及得者姓氏不
不復可憶余性最憎蠅每患無術以歐之儻齋頭得此
則憎蒼蠅詩可以不作雖弁急無庸拔劍誠爲文房一

大快事

今汴中多山蠶叢子山木自能成繭特絲成不如養于
溫室者柔而韌非由露處使然亦以木不盡桑柘亦無
采葉食養之勞女紅較省惟患鳥雀啄食土人業此者
常挾火器守護之因悟桑扈爲蠶敵雀本賈侍中說必上古
皆野蠶散著桑樹故以敵雀之功歸桑扈也至若棘扈
爲果敵鳥則畜木奴爲恆產者仿迎貓迎虎之典以禦
禽響當亦有效

小皋部宅舊主史氏挈眷赴晉遺黃犬一纍纍者逾月
寄龕甲志 卷四 四

余旣入宅命家人謹養之則馴依余恆隨余出入遇津
梁輒泗而從嘗適皋部市過太尉殿渡渡之廣且半里
不肖坳渡船仍泗而從力弗勝屢瀕于殆濟則意得若
忘其困再至亦弗懲也由是余每出必先閉之佗室不
使見東坡在僭耳有犬曰烏背隨坡遷谷浦過澄邁坡
有詩云長橋不肖躡徑渡清溪浦拍浮似鵝鴨登岸劇
虓虎不啻爲余誼此犬矣近周未雲名星譽山陰人籍
祥符成進士由翰
林仕至廣東鹽運使東漚艸堂詞有花犬隨人泗水過句當亦書
其所見卽此可知犬之性同

河帥栗恭勤公

毓美

以名臣沒而爲神僊栗大王幼瑰

奇爲塾師所器字以女女絕豔同學邑子欲奪之募劇盜殺粟盜升屋撒片瓦下矛刺栗牀中之覆瓦而去塾師子甲寔與栗同室是夕醉臥栗牀栗因臥甲牀盜未及知故甲外而栗凶悲旦日遂指粟殺甲栗無以自明幸主者疑之獄未決邑子已媒得女成婚有子矣醉露其事于女女歸白父鳴于官抵邑子罪已乃手刃其子而自剄栗旣幽獄起家拔貢生至大官第置妾不復娶爲女主曲入飲食必借若伉儷終其身

近見毛對山墨餘錄記此事略

寄龕甲志

卷四

五

同邑子爲王姓栗設主謂之恩太太并當時獄囚赭衣一襲亦常以自隨

許州有小偷夏日入書塾塾中少年方羸臥偷卷其衣袴以去過鄰院見女子露宿乘其熟睡犯之女覺欲號偷擬以刃誤斷其喉遂遺所卷衣袴而逸女家見狀諭衣袴爲少年物執赴官亦不能辯竟就戮師以授徒無狀擬徒適偷變姓名爲徒所酒家傭就問此獄師具告之偷失色自言殺女狀事白而少年已冤歿不可活矣二事坊間之汝州幕客記之以見治獄之不可不慎

豐順董六卿

名霖諸生

言咸豐閒山東常山縣有孀婦以年

少守志爲翁姑所憐家故溫飽婦坐食而已有夫弟已授室妯娌亦親睦無閒言一日晌午門不啟叩之不應排闥入見婦臥坑下就而扶之已成灰惟一足未化婦家疑其夫弟調姦不從致死經數官不能決其夫弟不勝榜掠卒自誣云以火酒和硝磺灑其衣而焚之決非信讞六卿得之乃兄蓋嘗攝縣篆與聽是獄深以不能平反爲恨余謂火焚祇廟古有其事兩閒事理有未易以耳目所習見相闕測者獄疑則縣之所以重人命也必煅鍊以成之如覆盆何

寄龕甲志

卷四

六

六卿又言灤州牧莫某執拗人也嘗反目于室坐堂皇叱阜隸擒其妻將箠之隸相顧莫敢應則徧箠隸其妻自幽求決絕乃已卽其性可知矣後數月以疑獄不能明爲上官所詰責將墜彈章忿而自縊則非其罪也州東松林地名有僧寺住持五眾以種地爲業寺在田間埒近邨落相去皆四五里邨突時時來與主僧茶話或賭象戲一日交到寺日卓午門猶堅閉徘徊閒有就僧俗羸者繼至姿承以肩令由牆頭覘之見一僧羸臥院中而亾首因越牆啟關相與周視僧寮餘四僧臥榻上一

備一廚子外廚下皆羸而亾首一羸一驢及雞犬之屬
狼藉滿寺亦亾首檢僧所蓄積寸絲一粟無失也緝凶
人莫能得求人畜首亦莫能得竟不知爲讐殺爲佗怪
異

張望三言向在宛平縣幕縣令俞君衣冠曲逮事有胡
蝶集衣裏拂去之又集帽簷時才二月初不易見蝶又
異其依人不去頗聞太常仙蝶事饗以茗果筵未撤而
西山中保正投牒至言邨人甲數月前忽傳其佗曲不
歸其婦及幼女旋徙去居宅鎖閉久矣有邨僮羣戲見

寄龕甲志

卷四

七

巨蝶如團扇由門隙入僮欲得之毀土垣求蝶失所在
見朔骸散布土坑下驚告父兄集視有刀斧痕云赴諭
如所言因緝其婦得之近邨別有夫矣拘問堅不承鞠
其女亦不冝言引入署俾與己女同居誘以果餌乃言
其母與後夫先有染一夕父醉歸二人同謀支解之埋
坑前因避去不知骸骨何以發露也于是重械之遂服
罪先是後夫者求婦作荷包偶刺爲胡蝶雙飛以爲有
情于己調之成姦始終皆以蝶競傳爲胡蝶案
望三又言厲茗秋能官令密雲時古北口有逆子憎其

母老忽偶乏食要母同詣舅貸粟經山僻處已先作一
阬推母下將下土填之忽倒地口鼻溢血母得生匍
匍詣縣自言厲赴諗親見之自教化不行弑逆之獄往
往而有雖處極刑眇幸免者而卒不可禁天理人心胥
絕滅矣此特偶遇大神見而極之潛乎不能常得也張
言此二事皆在同治間

光緒丙子余過夏京師聞內城安定門大街鑼鼓巷米
鋪有甲乙共就習業主人先以女許字甲旋以甲無行
更字乙甲蓄忿久一夕手利刃將刺乙乙適外出遂盡

寄龕甲志

卷四

八

殺主人一家九人主人踰垣幽追而殺之于路路人赴
救又傷二人始就執獄成磔甲于市有見之者桂弱類
書生絕不似強有力者可怪也

同時左近有旗人婦弑其姑剝腹披腸胃庭樹不忍睹
婦姑皆孀居鄰人未嘗聞其勃讎也鞠婦何以弑逆且
慘酷至此竟不言其故惟云罪當凌遲固甘之怡然就
磔光天化日之下戾炁有所獨鍾乃如此或云婦守志
堅而姑有歲行內慙其婦辭婦而使所暱惡少潛污之
婦將甘心于惡少爲所逸無以洩忿知謀曲其姑遂有

是舉此言也信則婦姑之義已絕婦罪尙可未滅又當別論矣

道光中蕭山有王阿二者以妬姦殺女尼十一人所用爲屠刀遺尼庵中訊得刀主知爲王所假乃蹤迹得罪人王初亦儼遠颺似有鬼物凭之終不能遁讞定磔之省城至今蕭山人賭牌九者得丁八一輒目以王阿二起解蓋此戲數牌之點數以多寡爲勝負又分文武三點爲丁八點有二六三五兩牌皆武也以丁侶八除十成數祇餘一點莫少于足是佗牌雖同爲一點有文牌者

寄龕甲志

卷四

九

如重四之入爲人牌重二爲長二重么爲地牌重三爲長三么三爲和牌么五爲短六么六爲短七皆屬文皆可侶佗牌皆足以勝之極言其無幸免也夫以一人手成一點

刃餘十人而莫之能禦其膽力必有異使有善馭者取以備爪牙作干城雖建非常之功可也熊羆貔虎詩美桓桓之四禽者孰非磨牙礪齒以人爲糧之性哉董六卿言豐順有惡少豔其鄰女屢挑之未得當無何女外惡少竅其葶發之冬月夙未腐負而歸夜則攤之睡晝則裹以葦箔植戶後其人獨居而亾賴無有款其室者以故積四十餘日無知者有鄰僮蹙鞠戶外脫手

自戶限穿處進入室僮揆手索之觸屎足大駭呼鄰人
脫扇入見葦箔發之得屎女父兄與在眾中遂擒惡少
鳴官繫之獄余謂惡少之獷無人理至于斯極足見天
下事不能以常情決有無卽屎之久而不腐于物理亦
不易格自非目擊雖司馬溫公告我猶勿信焉

六卿又言有邨婦烹牛肉甫熟竊嘗一鬻甫入口爲姑
弟甲所見倉卒噎于喉氣閉而僵家人以爲暴殂殮而
埋之甲適負博進潛發婦窬取其衣衾展轉振撥氣幽
復蘇還其家人賊爲鬼物拒不納力白再生狀審視

寄龕甲志

卷四

十

埋處乃信甲則以夙蟻動惠崇作而逸一去三十年無
消息

丁丑歲余應趙心笙同年之聘修密雲縣志下榻縣齋
其民氣彊悍睚眦尋讎白刃相向互有夷傷相持到官
者幾無虛月獨未見龙悅之感雀角速獄者蓋習爲固
然謂不足校也其風俗略可睹矣心笙言宰此五年僅
某甲以戮姦首甲年未二十怯如處子非能殺人者審
其情則甲妻年長于甲甲不能厭其慾遂與鄰子乙通
乙固彊有力無所憚每就宿常令甲瞑足後執猥役甲

積不能堪是夕乙復鼾睡其榻中夷甲展轉不成寐憤火中燒不復可遏潛起索得刀乘二人甘寢捫其項力切其殊之刀故乙所齎以自衛時時擬甲而憫惻之者是日方新磨也其俗旣不以是爲大辱甲亦自問不足制乙之悍自非過于難堪萬不敢撻其鋒甲妻倚乙之悍亦萬不慮甲之敢于讎己卒以侈張太甚駢外辱夫之手小人之無忌憚者于是乎可以微

心筌又言同鄉范君令山西以善決獄聞鄰邑有富室姑婦怱孀居姑有外遇欲汚婦以室口不從則燒火箸

寄龕甲志

卷四

十一

刺其陰繫之誣以姦而孕尼于產婦族控之自撫部以下皆入賄不得直後新撫至欲理其冤聞范能吏調是邑專以是獄屬之未有端緒也恍惚有童子告以婦怱狀且言火箸埋竈下遂檢得傷并扣得火箸定讞將詣撫院面陳前邑令已擢知太原府大愚集司道之曾受賄者要于路引就其署籲之未應前令母年七十矣手利刃作自剄狀以動之范倉卒爲所劫而諾則立索火箸毀棄裁別紙如原讞代上藩使則調范署大邑赴官有日諸人重作筵爲酬且賀得好官范舉酒未及飲忽

擲盡倒地作婦語向索命亟早之歸寓其所親爲解云
治此獄者若而人何不之崇此特劫于前令母非本意
不宐獨任受怨鬼言諸人受賂誠不可恕顧前此冤雖
未雪尙有可冀今者傷已明凶器已得而仍如前讞上
并凶器威迹事終不白矣不此之讎而誰之讎范遂謝
病歸甫抵里門而歿

上海朱雲甫副使

其昂

言所知某初以縣丞爲兩江總

督何桂清巡捕有營弁謁見何某從之求賂不應遂誣
以餽軍饟梟之轅門某後得薦遷通判赴都引見雲甫

寄龕甲志

卷四

三

方領漕運之京與同曲蘇垣兩舟銜尾行與約蚤莫泊
舟時相過談譏啟行之始自言項後微作痺倩視之惟
見赤疹如粟米謂是熱痒殊不以爲意也比至泚陵已
不能言次夕竟歿于舟次及入木項骨脫皮肉截然如
被刃

雲甫又言守備某嘗從大軍勦賊淮徐閒賊退奉檄搜
捕餘黨遇迎婚者十人盡掩馘以請功後疽發背創
潰生膜隱隱見輿從狀必袒露呼眾集視并自言其事
則楚毒稍減否則痛不可忍十餘日潰見藏府而歿

世家子某甲不欲著其名性淫縱女備稍有姿首無能
免者一婦初至被調僞爲樂從也者約以夜分息燈竝
因醉其女扶置己榻己潛伏閱之甲就榻女覺欲號甲
知爲女而慾已熾不可遏竟窒其口報焉後遂以自侍
不復嫁女亦更無所忌徧接男僕之年少者面首三十
人不啻也甲後得奇疾體膚迸裂如魚鱗舛之日會感
暑不及製棺鬻諸凶肆軀幹俸岸無稱體者竟陷折項
骨以殮淫變至重天假手于此婦尙可惕然醒悟乃自
食其餘甘爲禽獸宜其舛嬰此酷不異凌遲矣其人不

寄龕甲志

卷四

三

足以藏楮墨亦有不忍言者以其報應之顯郡邑胥知
之特記之用垂炯戒足以明王法可逃冥誅難追推之
刀山劔樹火牀油鑊可以知其必有矣

小臯部屠者沈阿金得暴疾自言幼時汚族母爲母之
本支所控亾父與對簿不勝今爲冥司所追又以屠宰
業剝腹易豕腸大呼水熱蓋冥中主者以擣豕法治之
矣力勸子弟易業七竅流血而亾其人余猶及見鄰人
爭言其舛時狀甚悉

張望三言族弟某喜肉會日膳必雙雞或更之以鶩必

手自烹宰盡割鮮之能事雖良庖勿若也年甫二十所
殺已不可勝計後得奇疾徧體毛孔皆陷如雞啄淹至
旬月而殂余謂芻豢適口非聖賢所禁然記僞無故不
殺孟子亦言君子遠庖廚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
有多戕物命以縱口腹之欲而目擊生物之呼號宛轉
游刃自如漠然無動于中無論殺業至重卽其心之忍
亦足以促年壽矣

伊陽有屠牛者兼以種地爲業每購得牛非甚老病必
用以耕作力盡而後宰之後得一牛茁壯絕有力歐之

寄龕甲志

卷四

十四

耕不服痛鞭之乃就犁次旦仍不服將復鞭之牛忽奮
舐其人騰擲離地丈許埃其落承以角鉤藏府盡曲於
齧其衣袴襦無寸縷蹈藉其肢體成肉糜乃逸去觀者
如堵莫敢近同治壬申春閒事也伊陽令繆君少初

名

聯立與人爲余言夫牛入屠肆已無生望自分一死而已必
使之盡力而後殺之其積眾牛之怨毒發之此牛雖慘

死猶自取焉

餘姚新城人

縣跨江爲兩城其南城明嘉靖中築以禦倭寇今猶僞新城

錢桂陳友

三大令

名益閩人時宰餘姚

僮也嘗從余二年頗解事右腕有黑

志大如當十錢生毛如豬膚色亦類之儕輩偶與爲謔
因言有甯波人爲餘姚冰鮮行主稱販黃魚以冰致遠謂之冰鮮魚卽后
首魚常縫其右袂雖感暑未嘗袒露有貴客怪而袒之
則右手自腕至指豕爪也乃自言記前生事初爲諸生
有屠者負三百緡構訟厥其家屠外焉後病粹魂不爲
冥司所錄常遊行掠奪忽遇世所謂無常者逐之入屠
家茆中豕方乳遂爲豚旣長受屠割痛極自擲覺魂離
豕腔而擣毛尚餘一蹶不知何以又墜地爲人生而尚
帶此髮也然則謂無輪迴得乎謂無髮報得乎

寄龕甲志

卷四

五

李小亭言北口外

念其地名約在遵化迤北

有孀居者一女及笄將

贅婿倚以老少年甲與同邨自媒焉孀憎其佻達弗許
一日孀返母家甲遇諸途度是晚孀不得歸女獨居可
誘不覺動色孀微察之業在路無如何是夕宿母家不
成寐味爽歸及家猶蚤門洞開入見血肉狼藉中破衣
絲絲縷縷然以爲女飽虎口痛極而號鄰人間聲畢集
女固在眾中相視大駭已察朔骸見半面知爲甲蓋向
夕女怯獨居虛揜其門就鄰婦宿甲未之知方闖入而
不虞山君之先據其室而礪齒以埃也

小亭又言城子峪

亦近古北口

甲乙兄弟同居甲入人言疑

乙盜嫂詭言遠曲授之閒將嗣得其寔駢戮之乙故謹
慎知遠嫌兄行而促嫂回母家嫂行未幾而嫂之女弟
適來揆其姊路有歧而相左也日晡矣不得已畱之宿
而已赴博場以避之乙素不喜博博徒怪之以情告然
非入局不可畱入局必索見錢則錢在嫂牀女宿焉不
可以取又質言之而貸于囊家囊家媪也既聞乙家置
錢所中夾潛往行竊博徒丙躡其蹤則爲女往也固與
媪不相謀亦不相知女既獨宿乙家恇怯不得窺聞戶
闢有入者潛下牀捫牀側得大瓮就之匿媪近牀搜得
錢倉卒緝解錢散落伏牀頭檢之丙適至捫得媪以爲
女捫下裳而淫之媪不知爲誰何而不敢拒而甲已挺
刃戶外聞聲息謂人言果信逕前截二首囊之鳴官按
諭則有鬚男子及白髮媪也大駭亟赴勘女已幽自瓮
具言所自且告以所聞索乙則博場初散方高臥囊家
囊家方失媪覺諸近鄰而未得也官原甲情不之罪嘉
乙所爲審其未婚而女未字也爲主婚焉小亭因言叔
嫂名分嚴略具人心者必無佗至少艾自來鈔有不動

寄龕甲志

卷四

六

心者少不自持已飲刃矣媼以愛財故投老失身且媼其生而丙則昂藏七尺僅博雞皮之一染是可哀也余曰此絕妙傳奇惜不令關漢卿王實甫輩聞之

道光丙午夏越中譎言有禡人練紙人截童子辮髮搨

雞羽亭午時見半空有物飛颺日光中閃爍若箔金星

星可數爭相指日以寔是言或中夜聞籠雞驚聒以歲

物掄之有檢得紙人者蓋被厭不得去云又轟傳有物

夜會童男女腦髓似狸奴而三足謂之三腳貓越呼狸奴曰貓

好事者續爲圖且爲之說云是物畏鳴鈺家家購備之

寄龕甲志

卷四

七

鬻銅器者賈三倍有鄉農宵中偶聞鼠子跳梁驚爲禡

至倉卒索鈺不得得銅挈鑼 盃具之大者見十國春秋越人嫁女用之猶襲其名

奮臂狂擊之傷于肱色青黯且曰夸于人曰余力拒禡

物爲所掇也舉國若狂月餘始定寔則無有目睹之者

方擾攘時或言天蓬呪能制之則爭釀金募黃冠建醮

誦呪有因之致富者疑譎言之作卽道流爲之光緒丙

子余過夏京師聞南中又有搨辮髮事按應劭風俗通義記汝南汝陽

西門亭有鬼魅厭人刈者皆亾髮失精是古亦有之臘初流行至京闈太常戚某

童偶幽遊失衣裾以爲遇小絡也小絡字幽委巷叢談水東日記作小李日

古然舊時家藏古彝器凡雲雷文皆回回相承間之先
大夫古文雲作？方之作回回則古雷字也寔未見肉
翅鳥爪翩然而升鼎俎也太守在郡十餘年未嘗治官
書有投牒者輒束之高閣其後民間訟獄不理于縣卽
赴監司備兵使者適駐是郡詣行省亦若未知郡之有太守也者
每謂賓友曰余讀書半生覲然從政竊幸于聖人之言
行得一語蓋使無訟也四坐同聲致欽仰太守亦欣然
有愬色

上虞錢榕堂先生

世敘

以經術世其家學有淵源著述

寄龕甲志

卷四

五

極富然酷好古嘗言近人以珠盤權非古也故俗不可
卽余曰先生始以王戎與竹林之遊并其短處亦覺其
雅致尔就使市井盡以籌筭先生遂能與駟僮伍邪無
論今人試與先生左挹桑芋右攬孔僅析秋豪利以爲
酬醕恐先生未必能終日處也因相與大矐先生後以
甲科宰閩中從容舛難遂不復聞身後事未知其書有
畱遺否

吳中賦重相傳明太祖憤其民爲張氏扒守因取諸豪
族租田簿付有司俾如數爲定稅故一畝田有科七斗

五升者近閱寢溪筆談稱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贇均
兩浙稅方贇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爲王
民豈當循僞國之舊上從之惟江南福建猶循舊額畝
稅三斗後方贇孫珪爲宰相蓋惠民之報由是言之吳
中賦重殆不始于明然國朝屢經覈減以視各直省
猶未爲盡一豈以其地固沃壤耶

續新齊諧云溺鬼必帶芋臊氣信然然以爲帶芋臊者
不能崇人必五年後無此氣乃能爲崇則非也余故居
半塘橋宅後園有大池與鄰茹氏某之茹氏凡溺二人

寄龕甲志

卷四

十

一婢之死先余生數季其後一米鋪學徒一傭媪則余
皆曰擊惟時皆聞水有芋羶不幽三日果溺人平時未
嘗有也池旁有垂柳一樹綠陰如幄余六歲時偶于夏
日午飯後就取涼失足墜池中當暑園中寂無人皆以
余爲赴塾無聞及者日斜始有女傭就池畔搗衣遙見
兩小手扶岸石亟趨視援之起回憶余時恍惚如寢不
知何以墜并不知何以能扶岸歷久而不沈豈生歿有
命鬼不能崇抑祖宗有靈默爲呵護也

